

欽定三禮義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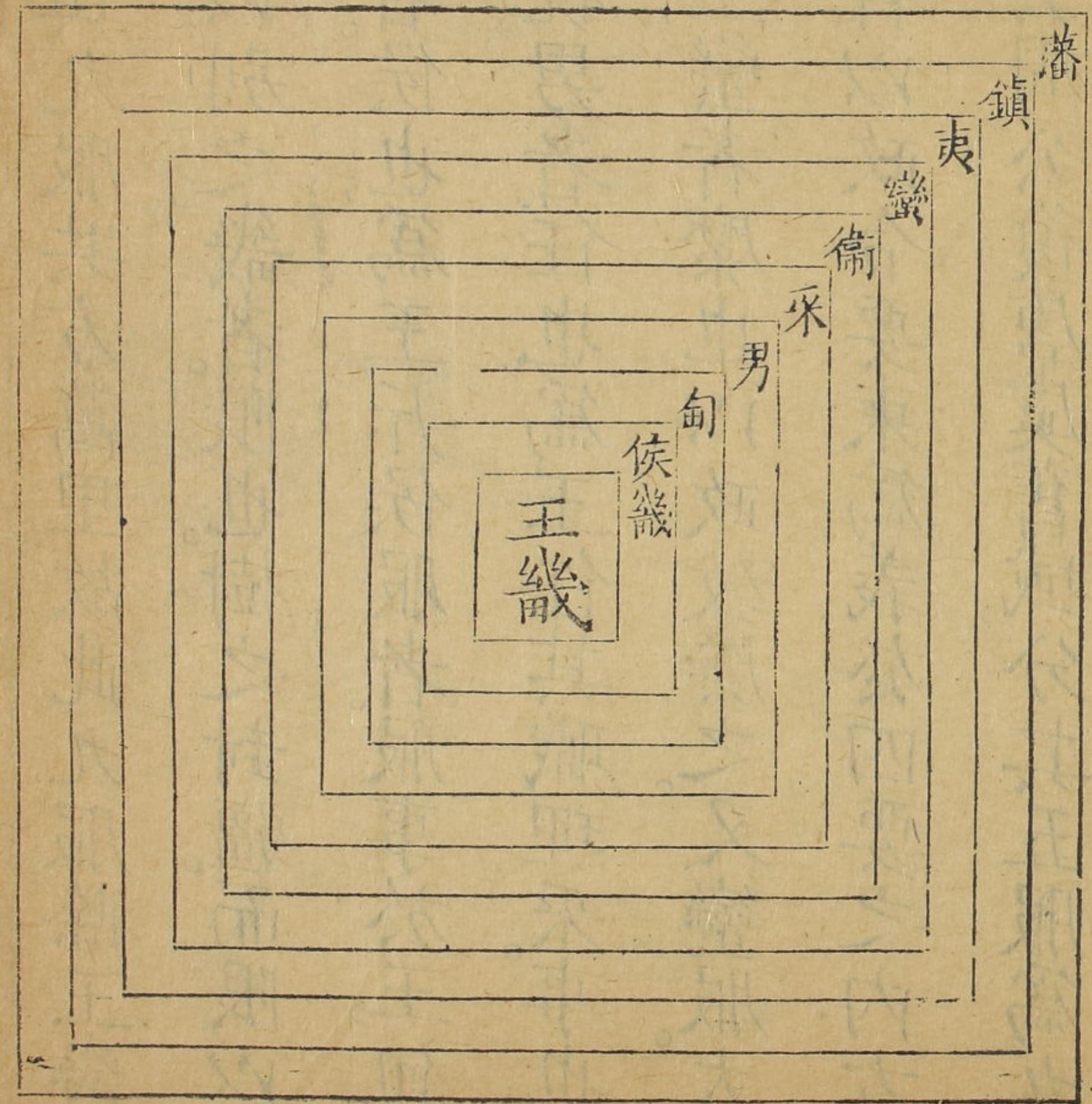
門 880
疏 29
卷

定周官義疏卷第四十五

禮器圖



九畿



定周官義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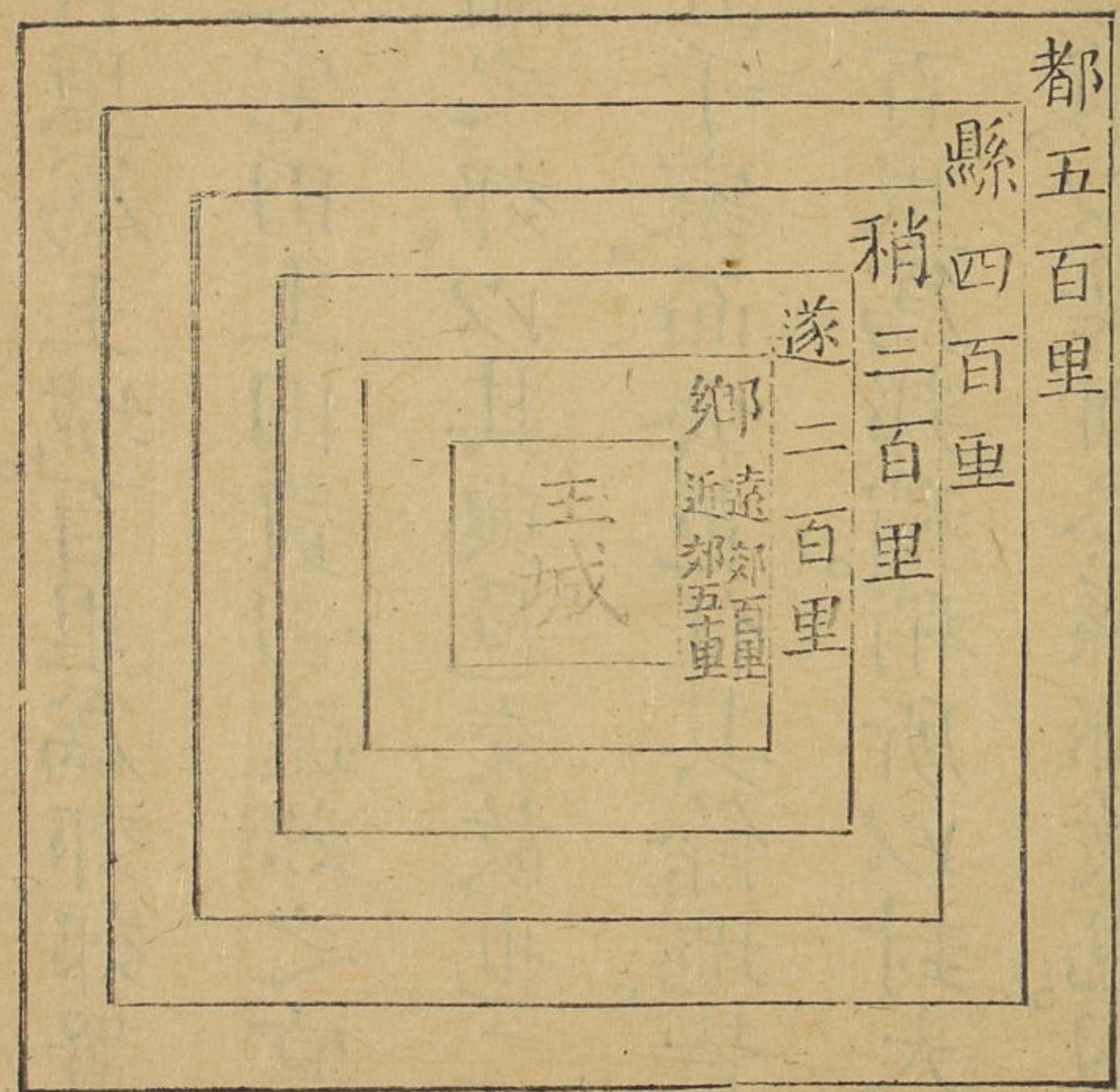
卷四十五

禮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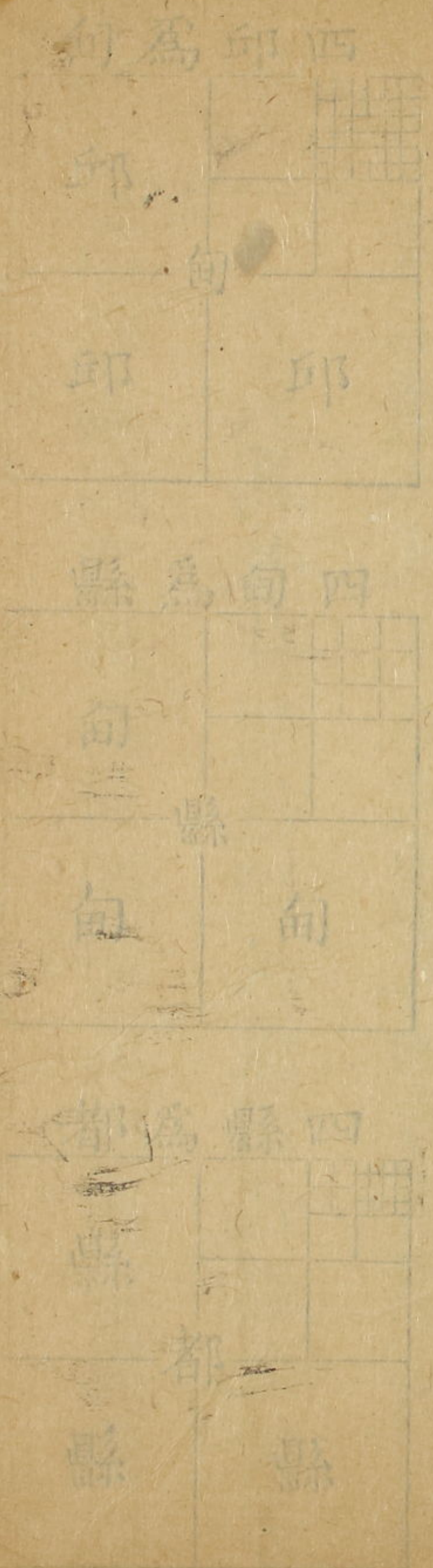
案周之王畿與九服共方萬里。故此九服除王畿之外。每服言又方以別之。畿者限也。樹之封疆而限以千里。故曰王畿。侯者侯也。爲王斥侯服者服事於王。甸田也。爲王治田出稅。男者任也。爲王任其職理采事也。爲王事民以供其上。蠻者縻也。以政教縻之。又蠻服。大司馬謂之要服。要者以政令要束爲義。於四要之內方七千里。故王制注云。周公復唐虞舊域。分其五服爲九。其要服之內凡七千里。夷之一服在夷狄之中。故以夷言之。

鎮服入夷狄又深。故須鎮守之。藩服者以其最在外。藩籬也。

邦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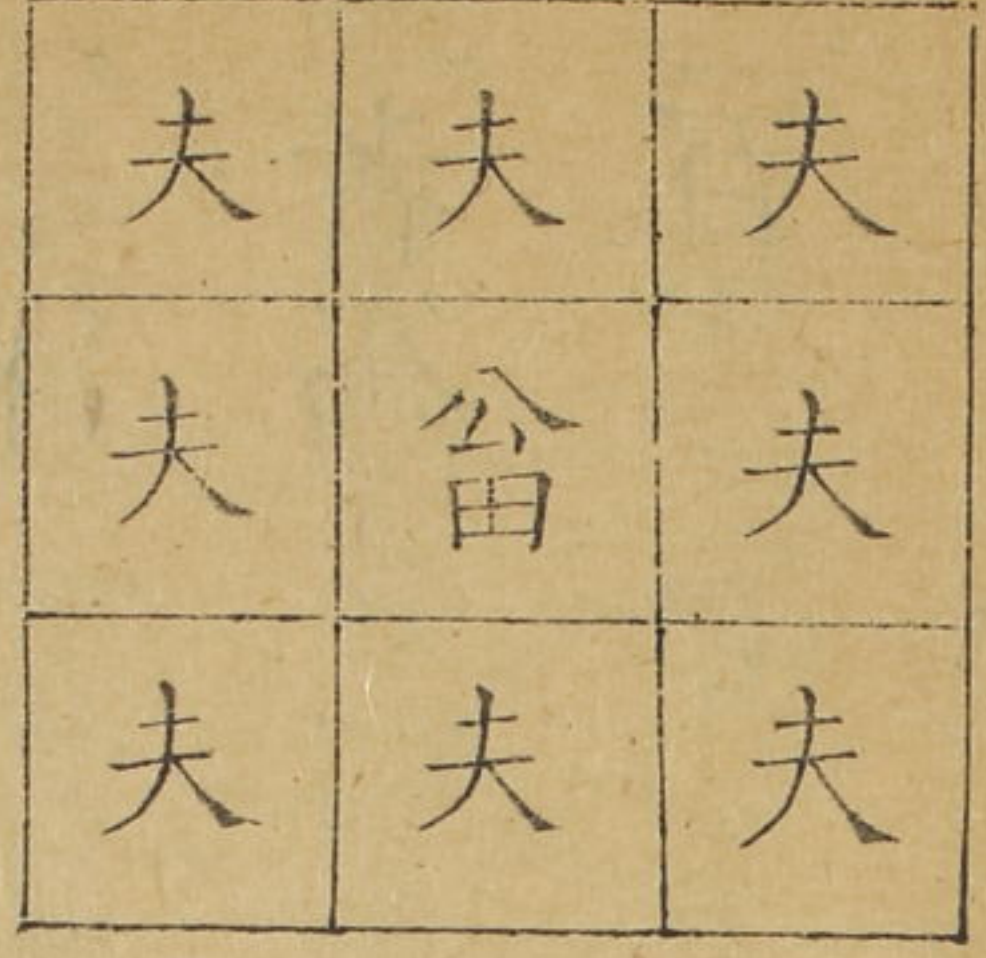


詩曰。邦畿千里。春秋傳曰。天子一圻。周語曰。規方千里。則天子面五百里。爲王城。百里爲郊。郊置六鄉。七萬五千家。而近郊之宅田。土田。賈田。遠郊之官田。牛田。牧田。任其餘地。皆謂之郊。以其與邑交故也。二百里爲甸。甸置六遂。七萬五千家。而公邑任其餘地。皆謂之甸。以甸法在是故也。三百里爲邦。稍。稍所以封大夫與王子弟之尤疏者。謂之稍。以其削於縣都故也。四百里爲邦。縣。所以封卿與王子弟之疏者。謂之縣。以其係於上故也。五百里爲邦都。所以封公與王子弟之親者。謂之都。以具有邑都故也。此周制也。周九服。侯在畿外。夏則五服。在畿內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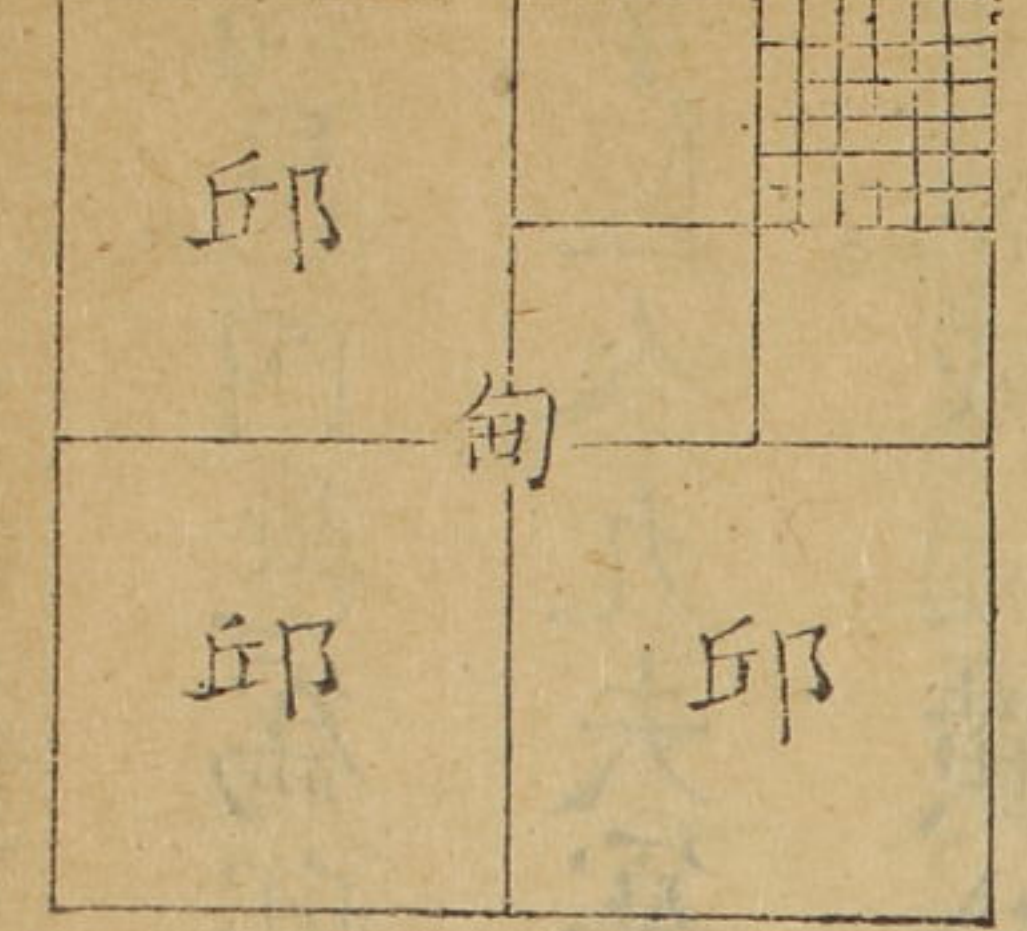


井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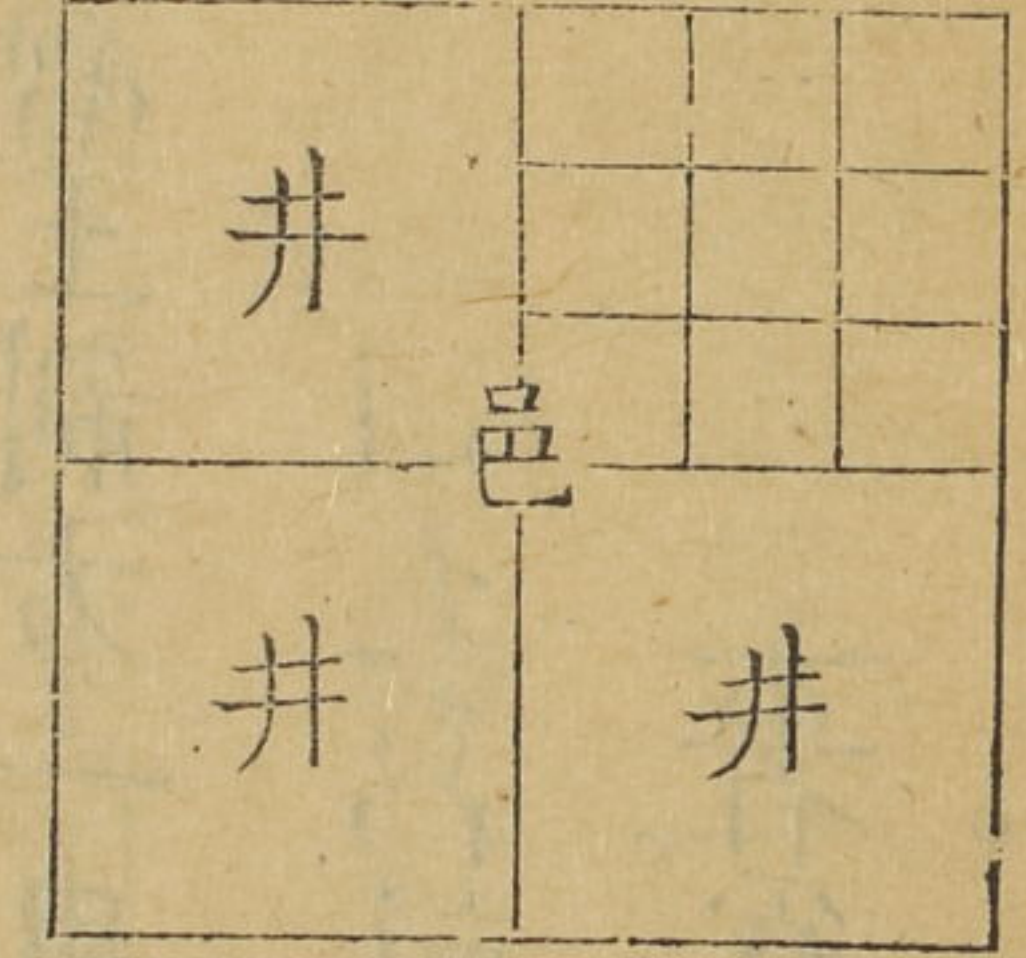
井為夫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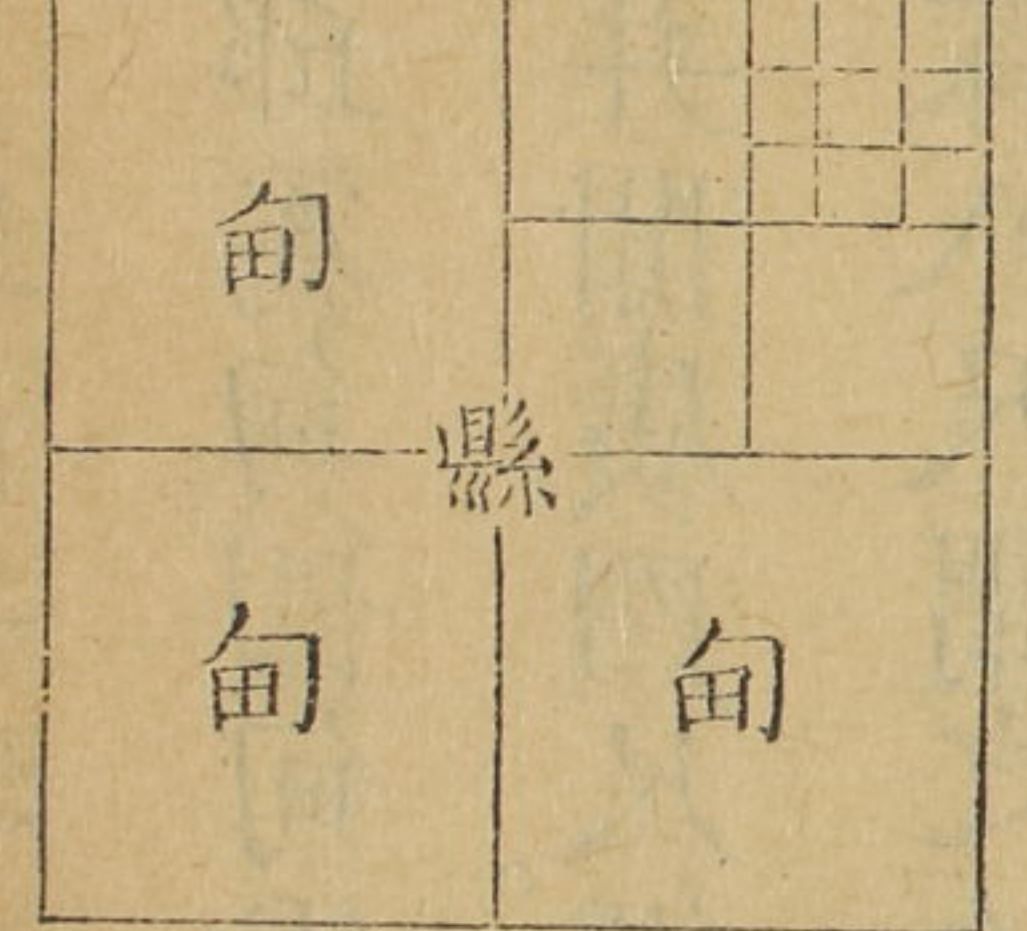
甸為邱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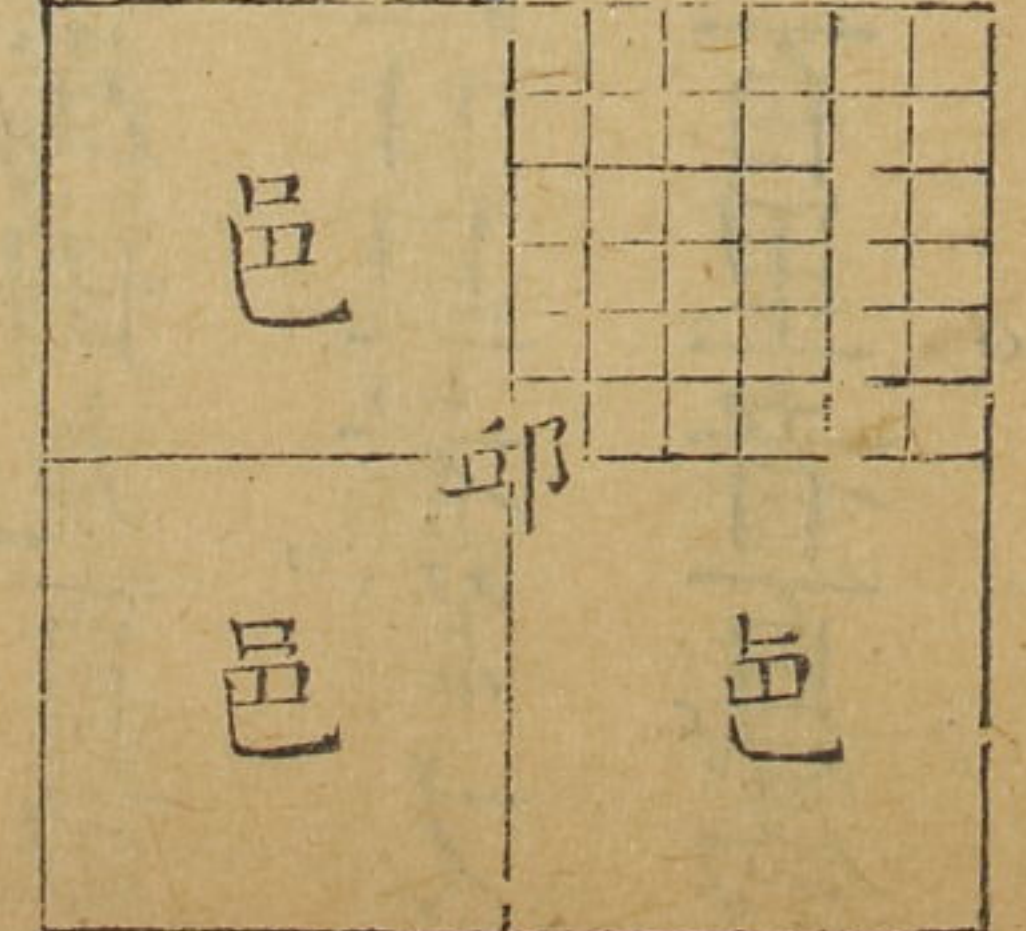
邑為井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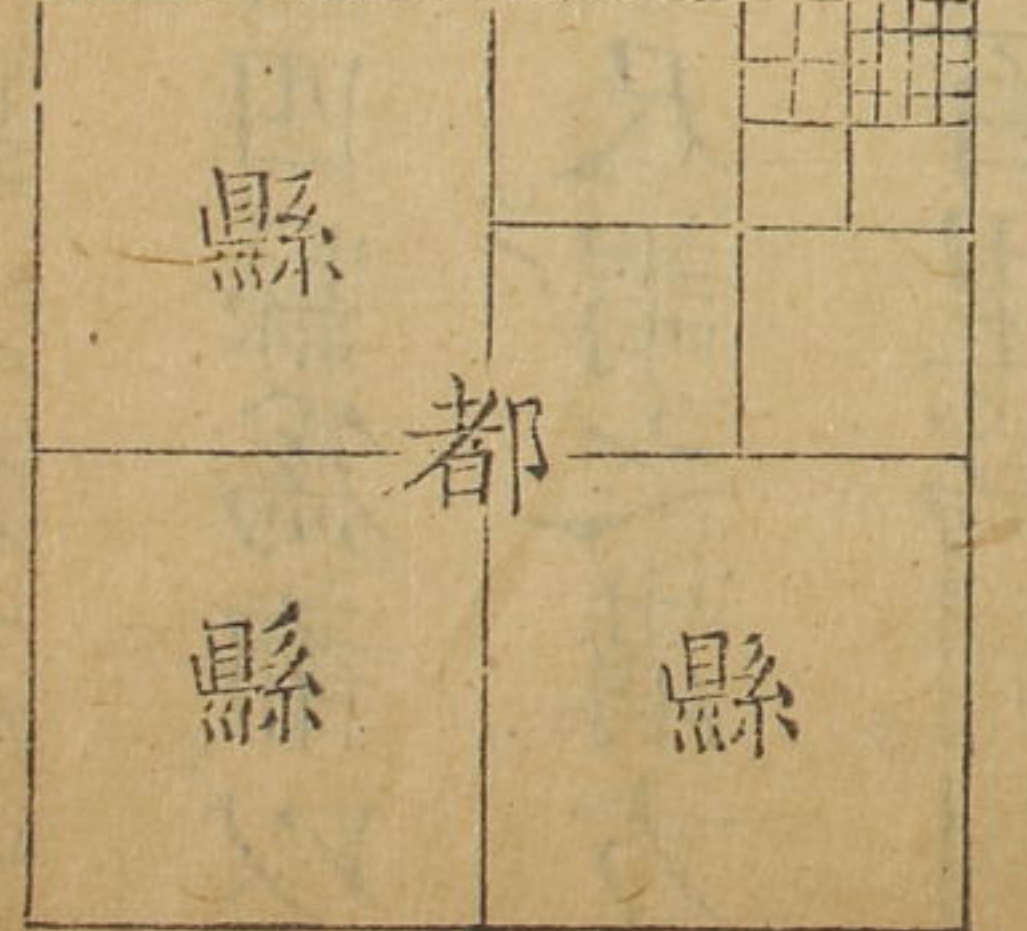
縣為甸四



邱為邑四



都為縣四



周禮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匠人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王制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萬畝。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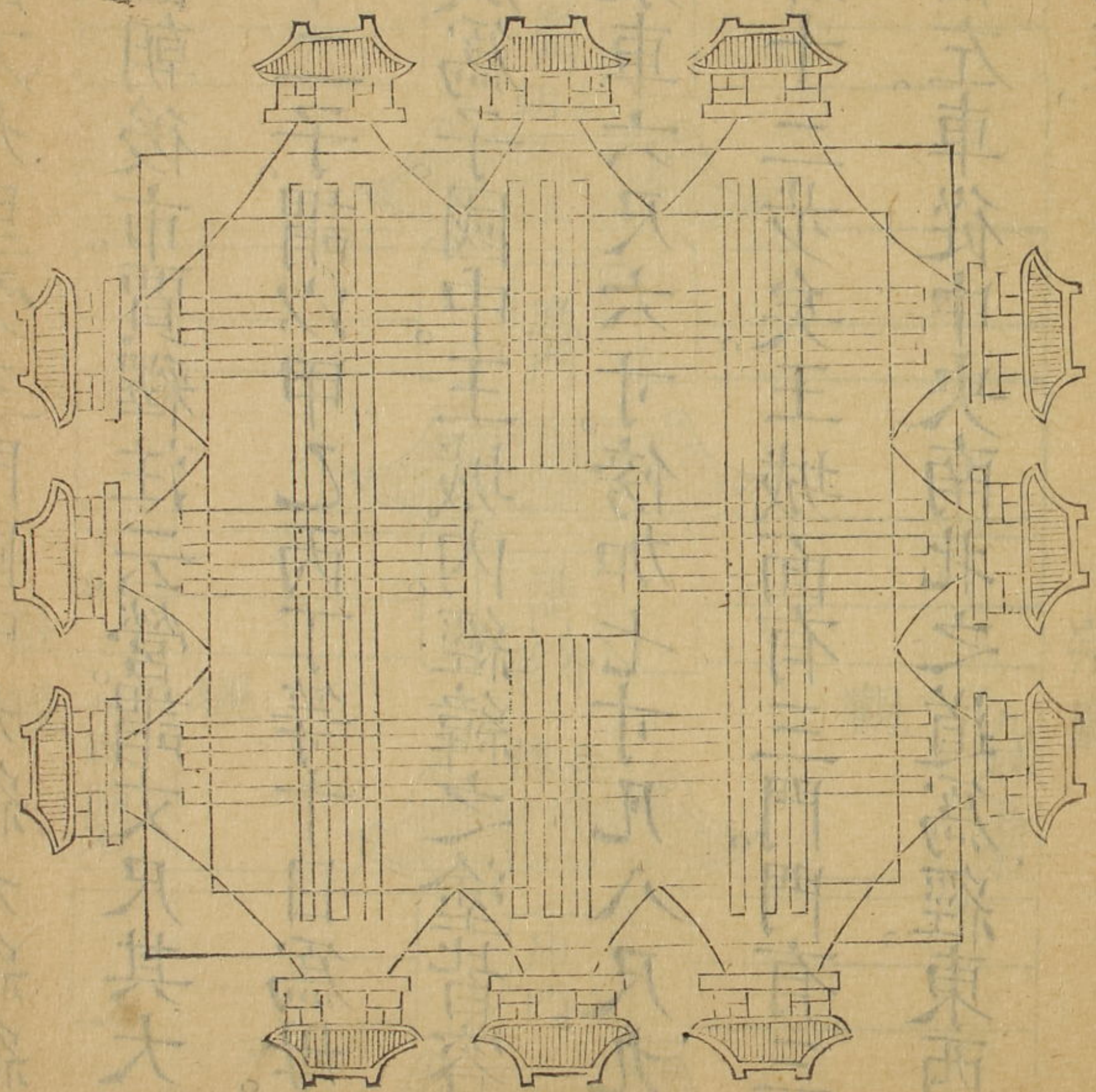
萬億。一萬億畝。方百里者爲田九十萬畝。山陵林麓川澤。潁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萬畝。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前漢志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

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農
民戶一人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司馬法。
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
十爲成。成十爲通。通十爲終。終十爲同。蓋井方一里爲
九夫。四井爲邑。邑方二里。三十六夫。十六井爲邱。邱方
四里。百四十四夫。六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五百七十
六夫。二百五十六井爲縣。縣方十六里。二千三百四夫。
一千二十四井爲都。都方三十二里。九千二百一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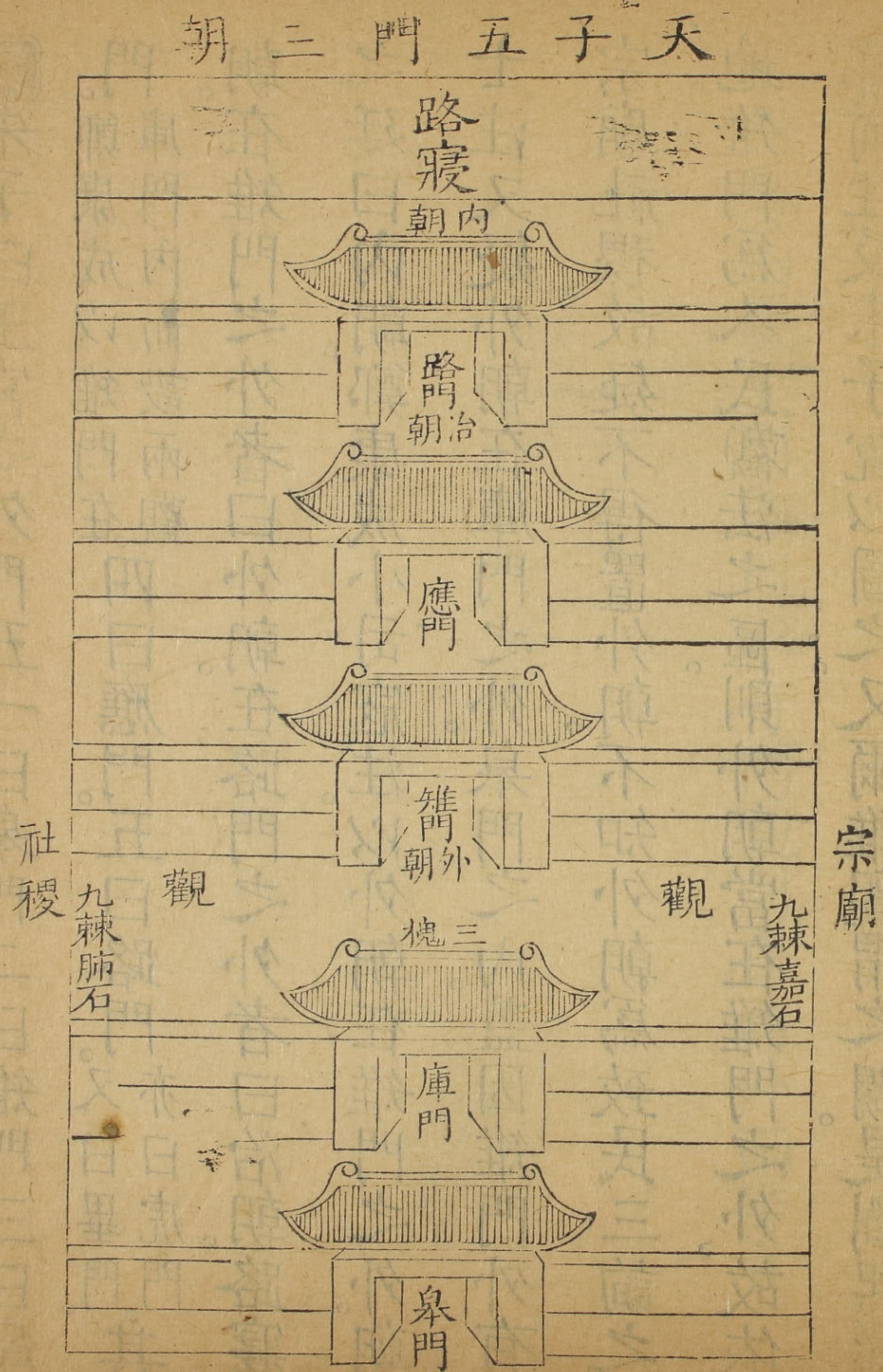
夫。鄭康成以小司徒有邑甸縣都之別。而其名與采邑
同。匠人有畎遂溝洫澮之制。而多寡與遂人異。故言都
鄙采地制井田。鄉遂公邑制溝洫。賈公彥遂謂鄉遂及
四等公邑皆用貢而無助也。豈知先王之爲井田也。使
所飲同井。所食同田。所居同廬。所服同事。出入相友。守
望相助。疾病相扶持。鄉遂六軍之所寓。豈各授之田而
不爲井法乎。且大田之詩。言曾孫來止。而歌雨我公田。
遂及我私。噫嘻之詩。言春夏祈穀於上帝。而歌駿發爾

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周官遂人言興耰旅。師有耰粟。此非鄉遂井田之事乎。載師所徵之賦。非一夫受田之法。而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則采地固有不爲井田者矣。觀二百一十國謂之州。而五黨亦謂之州。二千五百家謂之遂。而一夫之間亦謂之遂。王畿謂之縣。而五鄙亦謂之縣。縣都之名。豈特施於采邑已哉。

中九經九緯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賈釋注云營謂丈尺其大小天子十二門通十二子謂以甲乙丙丁等十日爲母子丑寅卯等十二辰爲子國中王城內經緯之塗皆容九軌軌謂轍廣也乘車六尺六寸傍加七寸凡八尺九軌七十二尺則此加十二步矣王城面有三門門有三塗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車從中央南北之道爲經東西之道爲緯王宮當中經



朱子曰。王宮之外門五。一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

門。鄭康成以雉門在庫門內而設兩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又曰畢門。其亦曰虎門。

朝在雉門之外者曰外朝。在路門之外者曰治朝。路寢之廷曰內朝。鄭康成小司寇注。以外朝在雉門之外。朝士注。又疑外朝在庫門之外。皋門之內。蓋因雉門外有宗廟社稷。故疑不得置外朝。不知外朝爲致民三詢之地。雉門爲人民觀法之區。則外朝當在雉門之外。故依鄭前注及朱子說以圖之。又爾雅觀謂之闕。是劉熙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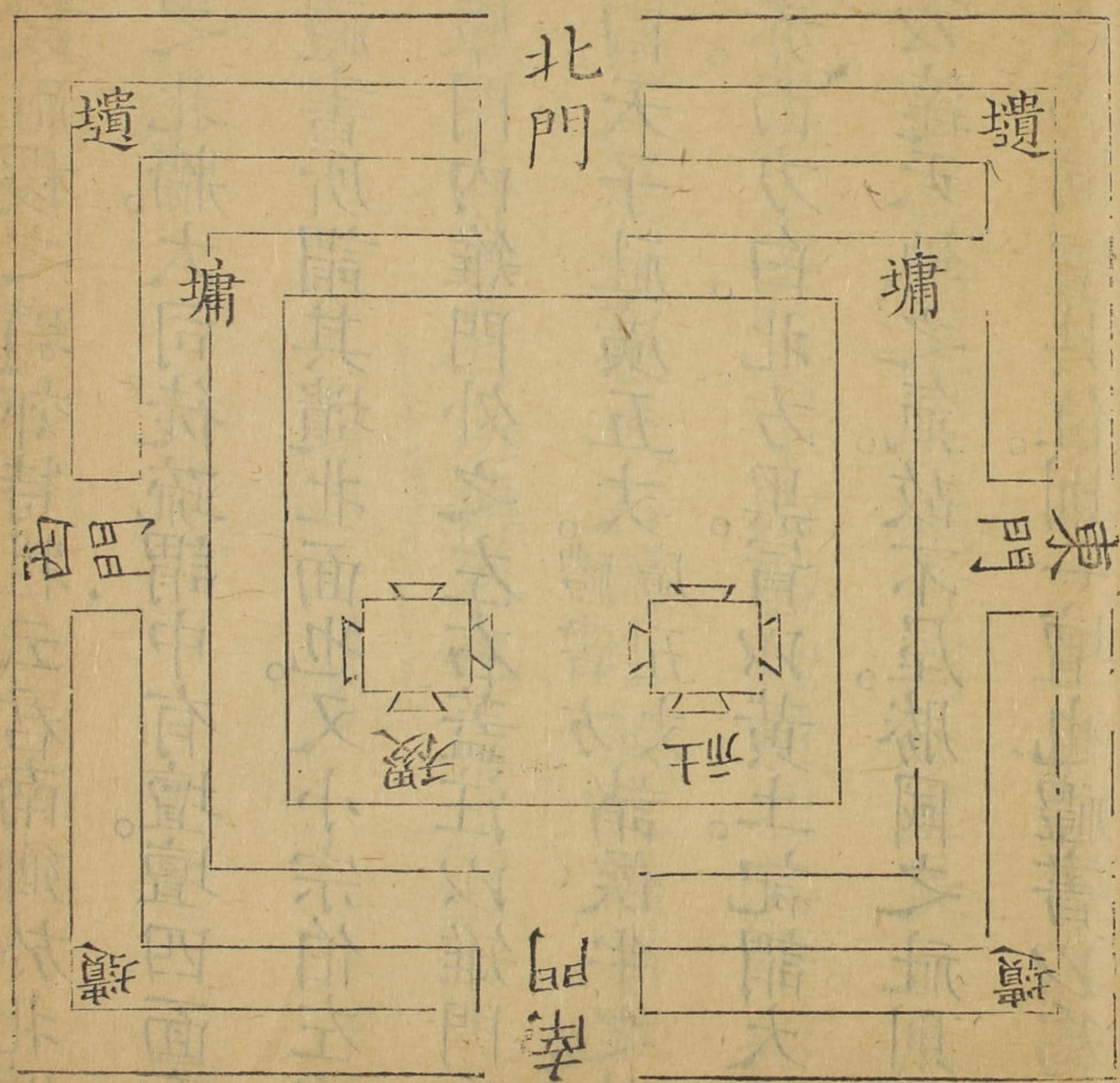
名所謂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據春秋定公二年雉門及兩觀災。則雉門本有門。觀則在門外兩旁耳。

朝市塵里圖

民塵	後市	民塵
民塵	中公宮	民塵
民塵	右社 前朝 左祖	民塵

考工記匠人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禮記王制。市廛而不稅。謂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此與孟子所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之廛同。然廛字本解。乃市宅之謂。則所謂公宮居中。前朝後市。左右三廛是也。與孟子廛無大里之布之廛同。

社 稷



大司徒設社稷之壇郊特牲云君南鄉於北墉下注以爲社內之北牆大司徒疏謂中有壇壇四面有壁壁外有墻此禮書所謂其壇北面也又小宗伯左宗廟右社稷注謂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蓋注以雉門爲中門也白虎通曰天子社廣五丈禮書方廣五丈諸侯半之其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旨以黃土記謂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故不屋勝國之社則屋之其祭也賈疏以爲同壇共位則一壇也禮書以爲社東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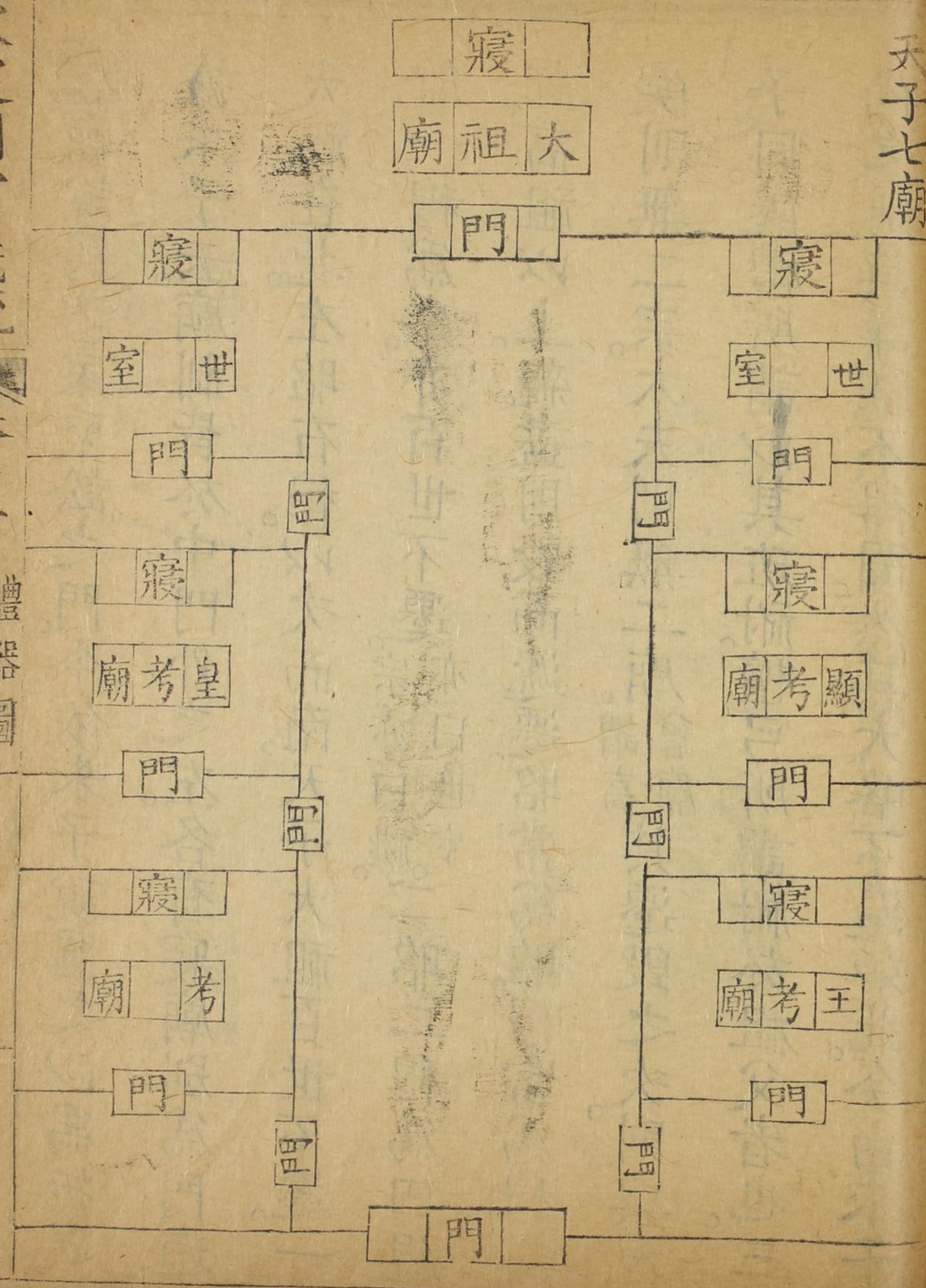
西則二壇也以理論之社稷本二神則禮書說爲是又鄭康成以社用石禮書云議者謂社主長五尺方二尺剡其上以象物生方其下以體物體埋其半以根在土中而本末均此臆論也夫石爲地類先儒謂社主石爲之長不過尺五寸蓋有所傳然也

天子七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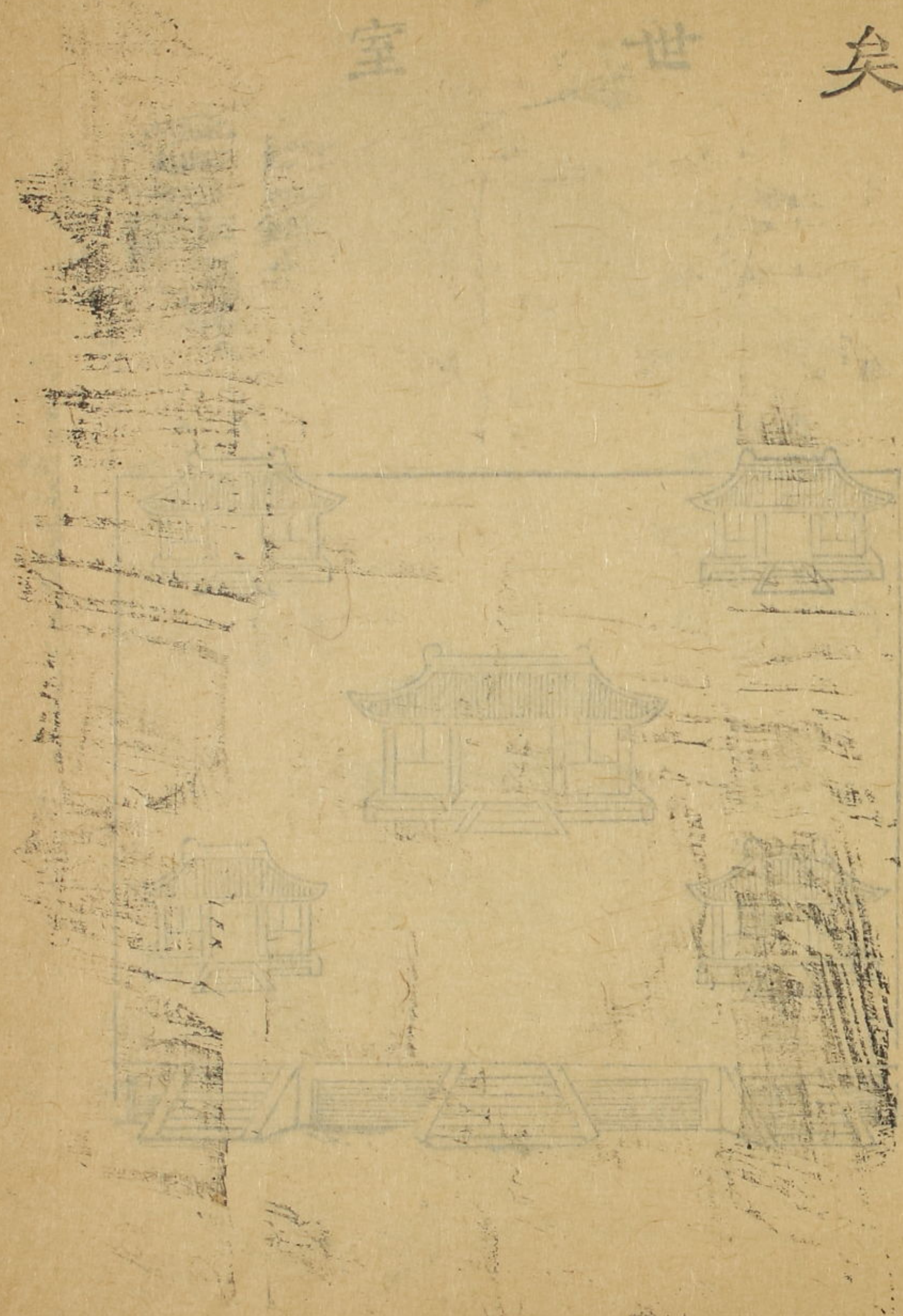
欽定周官集說卷之三

禮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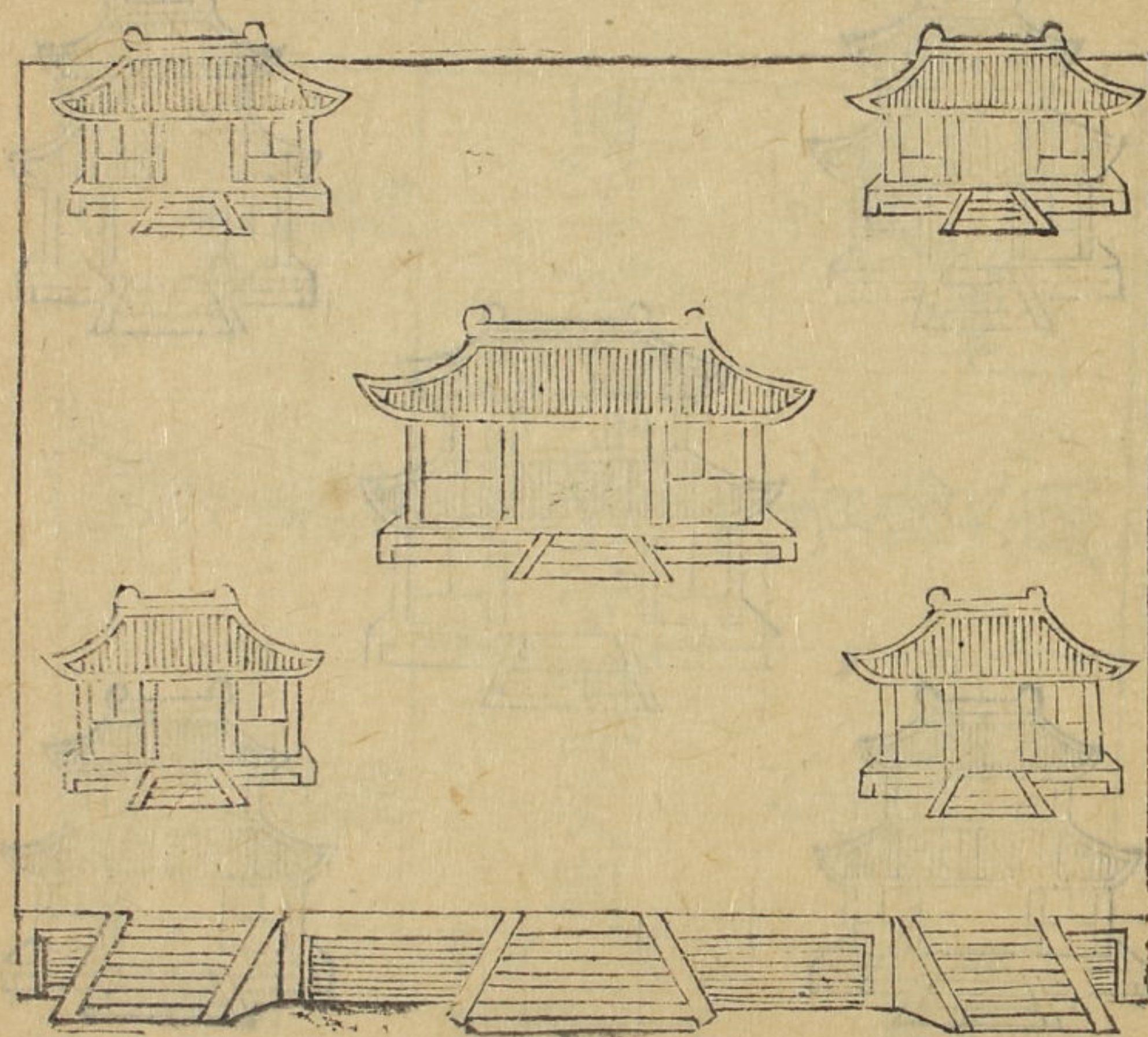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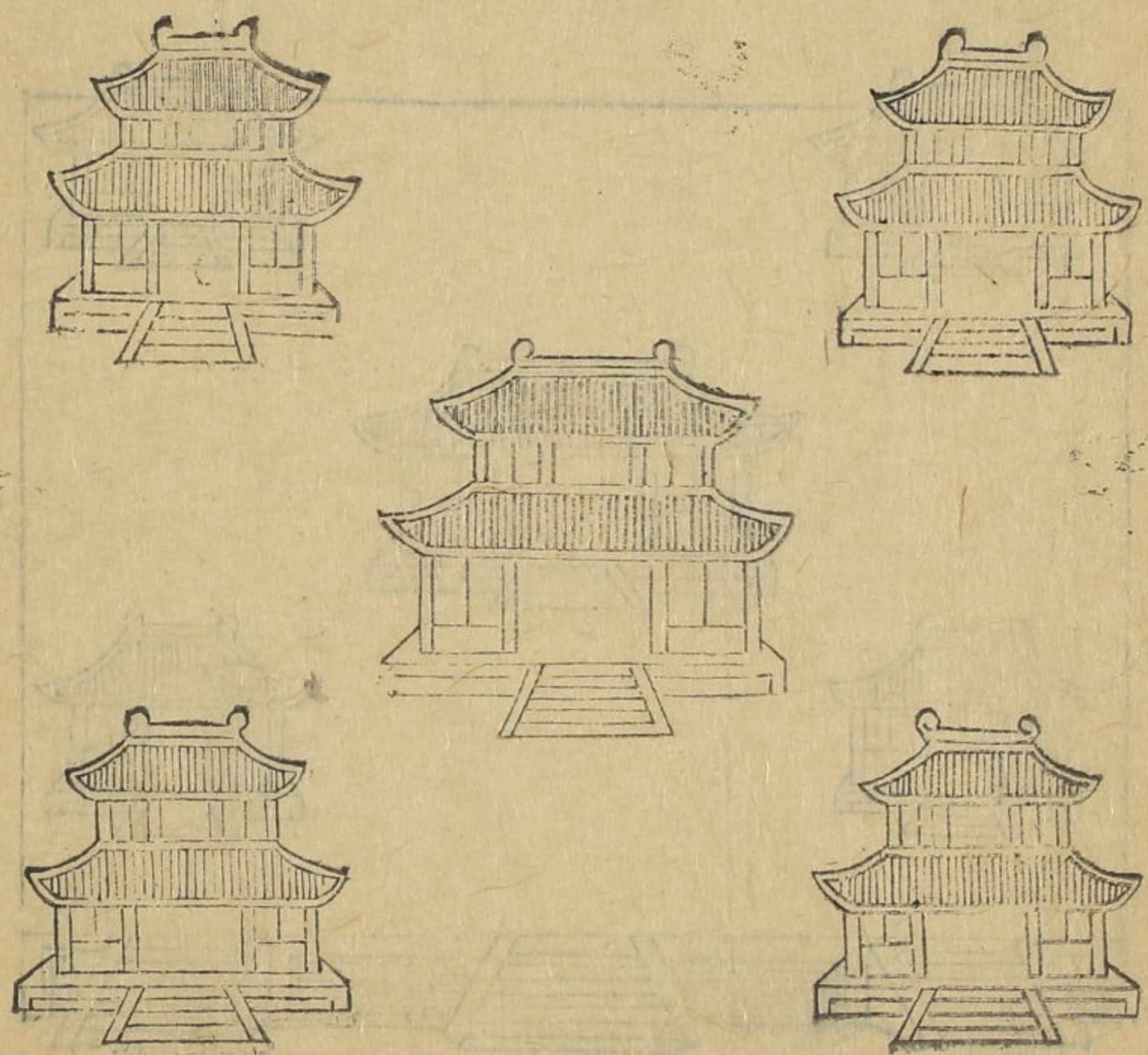
廟說爲禮家聚訟之門。今依朱子說圖之以爲折衷。
據朱子云。廟制皆於中門外之左。各有寢廟。別爲門垣。
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
昭一穆爲宗。亦百世不遷。宗亦曰祧。亦曰世室。二昭二穆爲四親
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爲昭。穆常爲穆。諸
侯則無二宗。大夫則無二廟。謂高曾廟。其遷毀之次。則與天
子同。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於祖父者也。三
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然其大略不過如此。今由朱子
說推之。則五廟以下。及劉歆九廟之說。其制大槩可知
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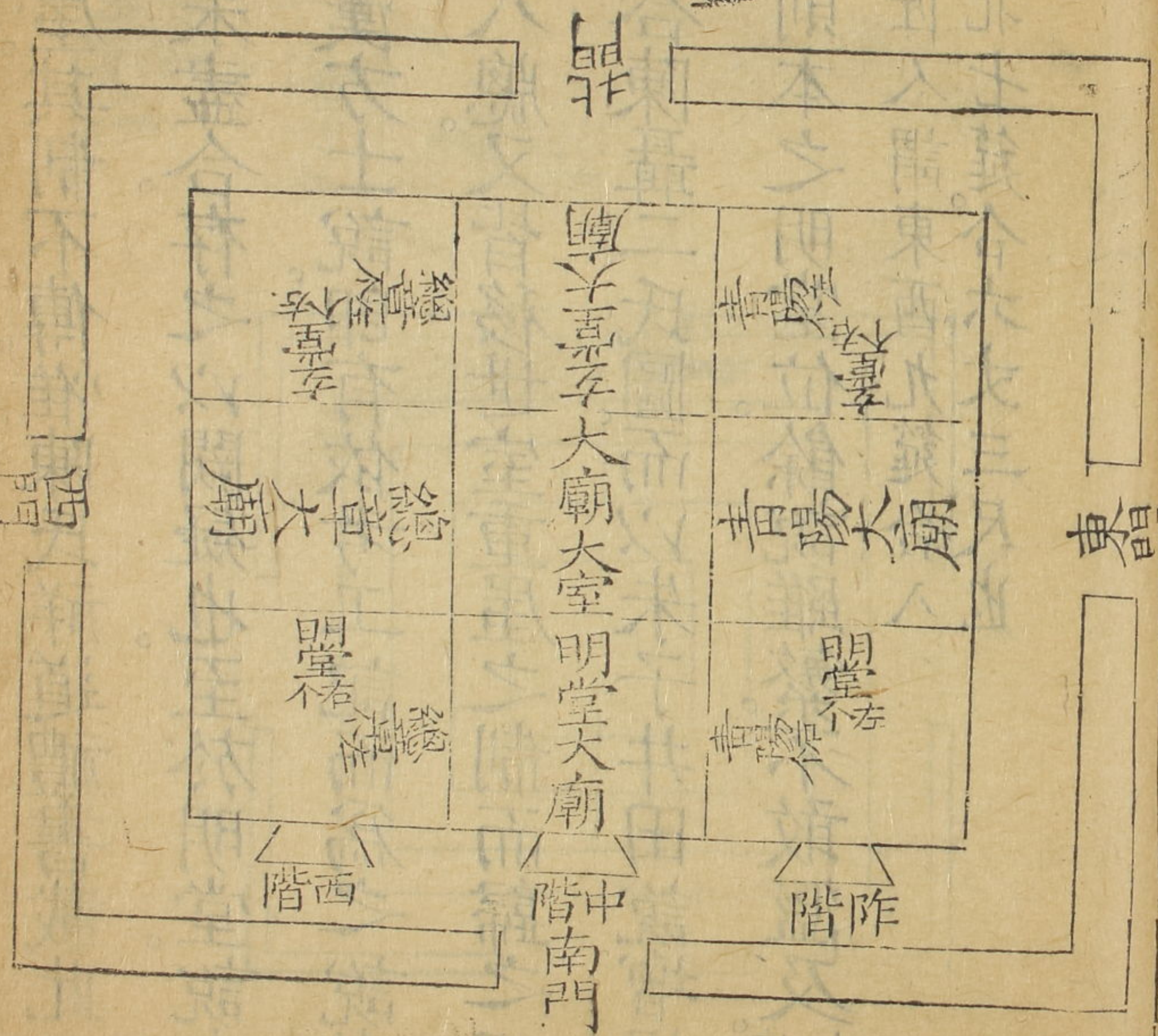
世室



重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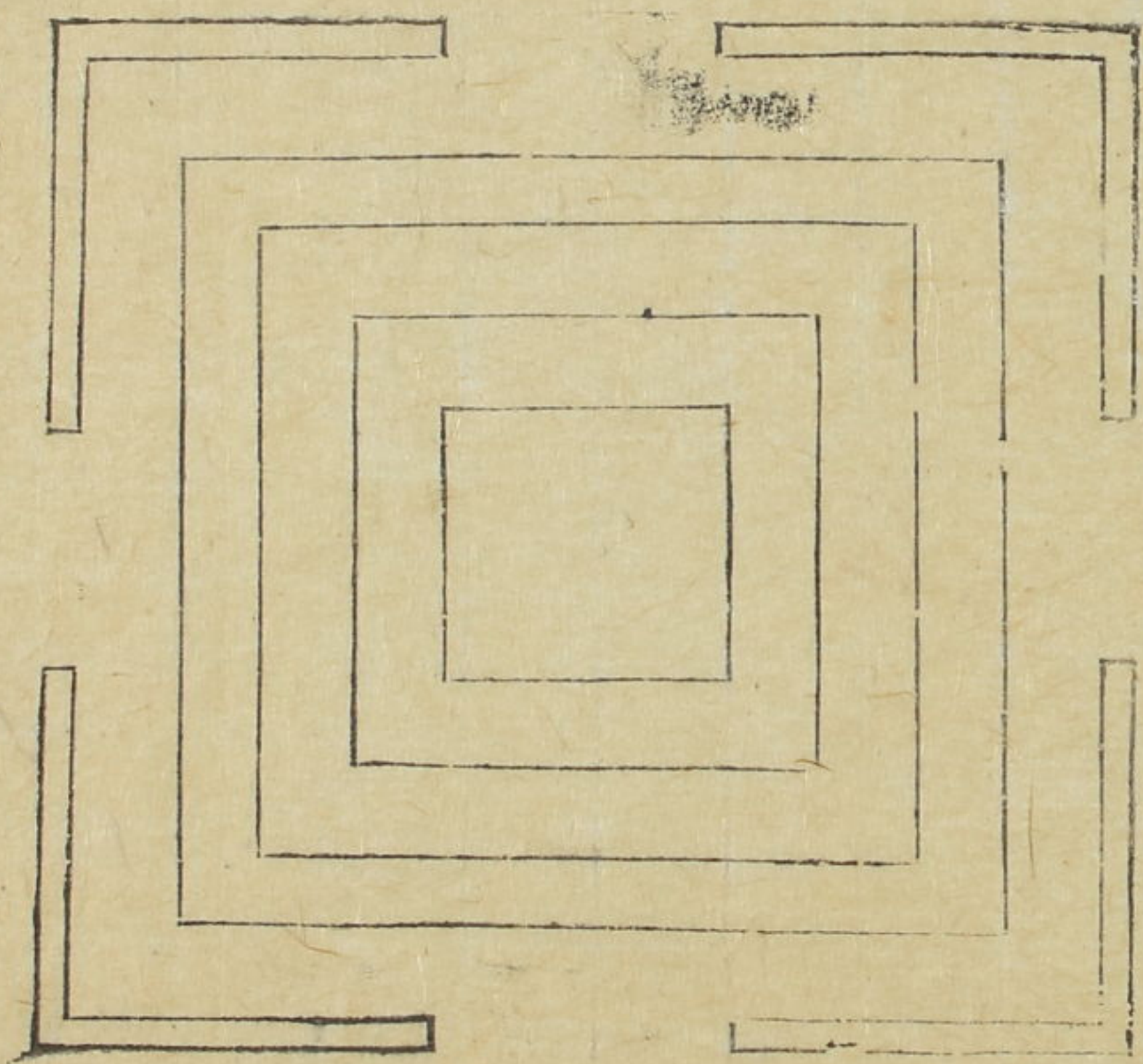


明堂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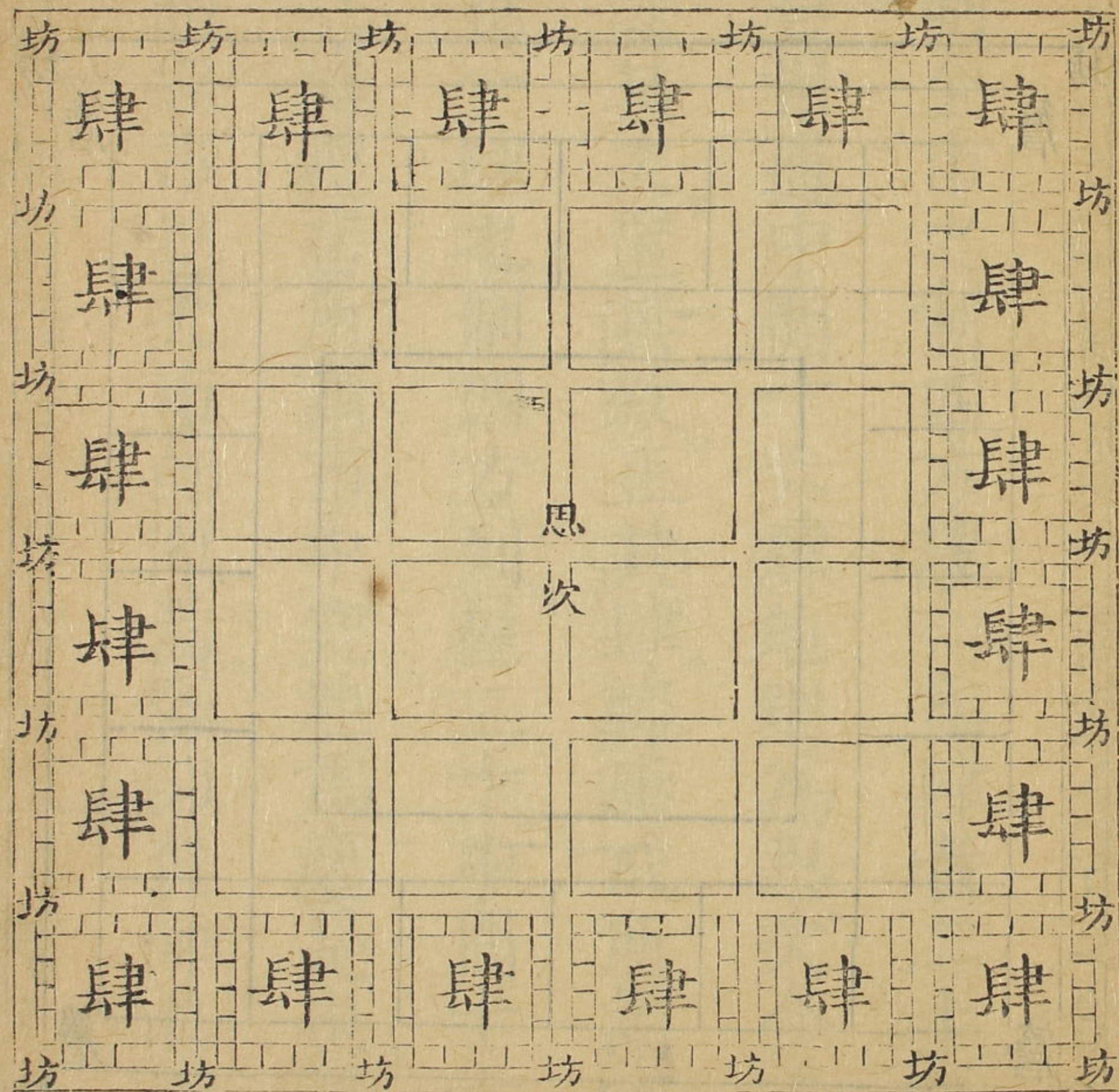
案世室重屋其制不傳。惟陳氏祥道禮書載此二圖。於考工說亦未盡合。存之以闕疑也。至於明堂說者甚多。大抵不外漢方士說。卽有依考工記而爲之說者。所謂九階四戶八牕。又皆移世室重屋之制而歸之明堂。似俱未協。今合陳聶二氏圖。而以朱子井田說增損之。其四門三階。則本之明堂位。餘說雖繁。不敢濫及。案堂當西獨廣者。匠人謂東西九筵。合八丈一尺。南北七筵。合六丈三尺也。

壇 壝 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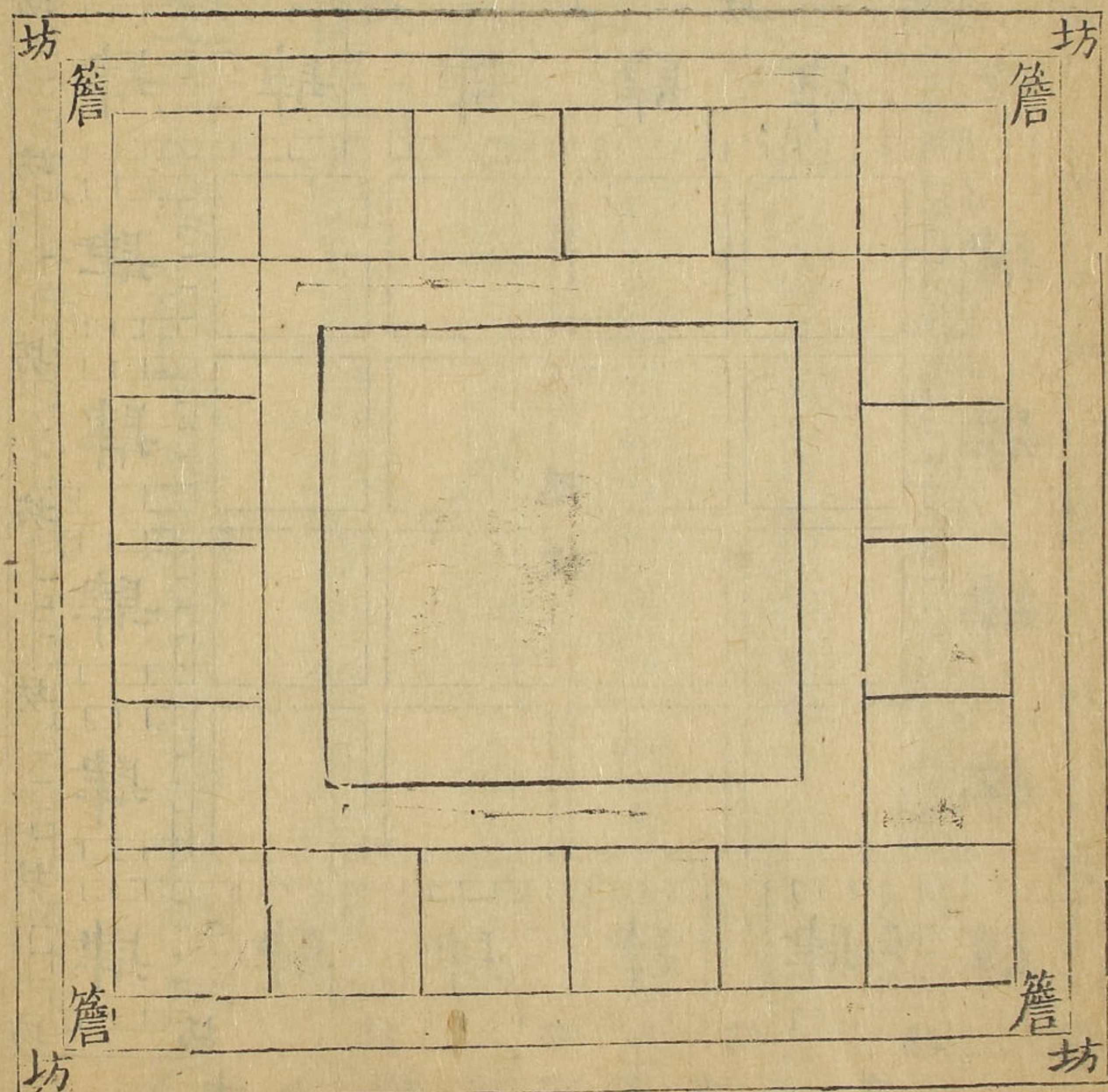
案周禮司儀爲壇三成宮旁一門以合諸侯其擯之有上等中等下等之別鄭注所謂壇墪宮是也覲禮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鄭注司儀爲壇三成成猶重也三重者自下差之爲三等而上有堂焉堂上方二丈四尺上等中等下等每面十二尺賈疏將合諸侯爲壇於國外以命事天子春帥諸侯拜日於東郊則爲壇於國東夏禮日於南郊則爲壇於國南秋禮山川丘陵於西郊則爲壇於國西冬禮月與四瀆於北郊則爲壇於國北既拜禮而還加方明於壇上而祀焉四方之壇並宜在近郊之內東方八里南方七里西方九里北方六里天子帥諸侯拜日等於近郊退來就壇又案二禮三成之制雖同而文有詳略鄭氏兩注乃合言之者蓋二禮本互文見義雖一門四門似乎微別要知司儀所謂一門蓋謂宮旁各一門其實卽四門也故二禮並以一圖槩之

市肆



大方爲肆
小方爲屋
閒二十閒而
爲一肆二十
肆中間虛地
思次也其閒
坊路相通所
以行車及人
之出入也

市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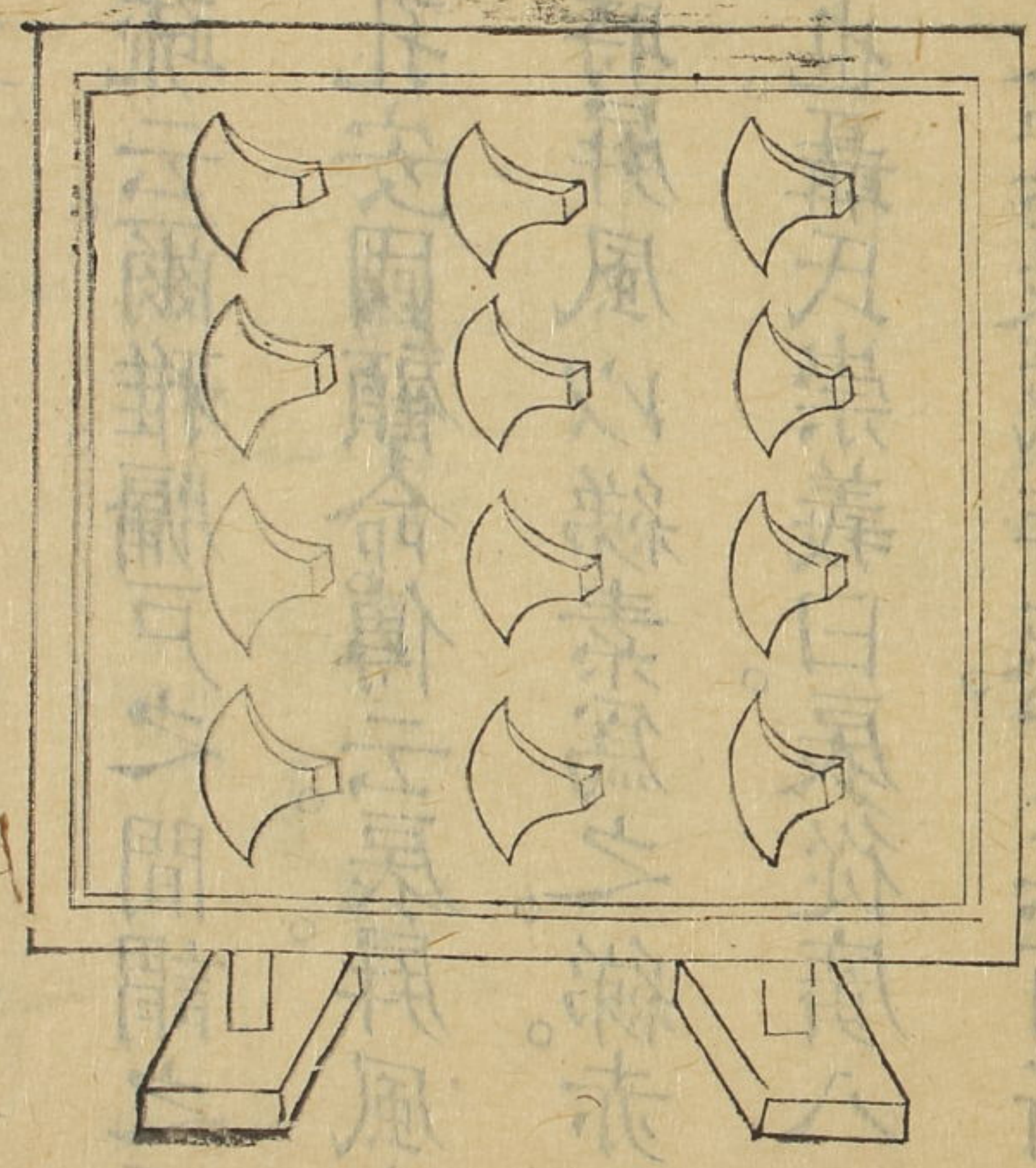
每小方
為屋二間
二十間周
之為一肆
其中虛地
為庭

此井田譜市肆圖也。第一圖載全市之制。第二圖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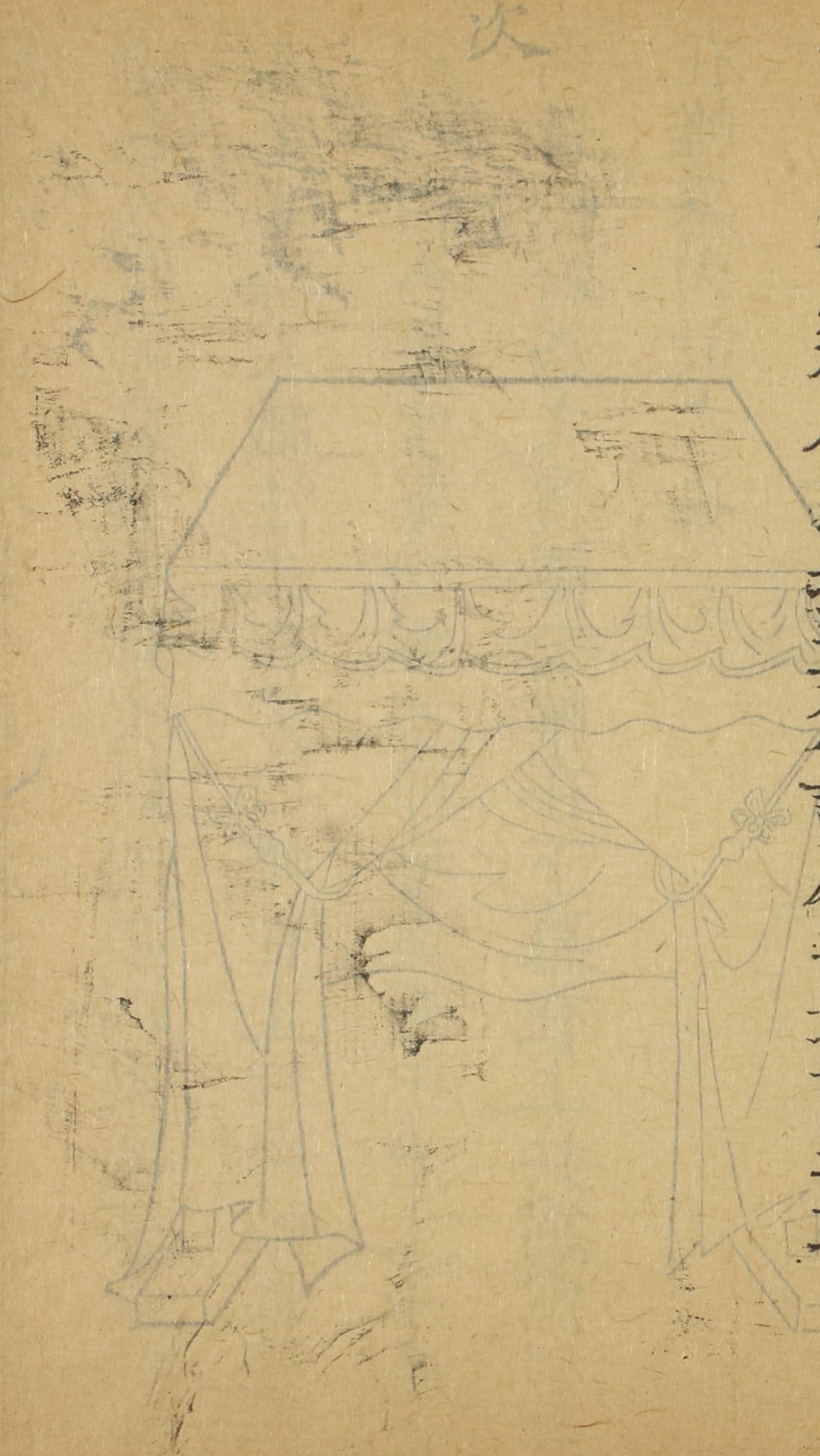
一肆之制。全市之制。四方環列。為肆者二十。每肆四面
皆有坊巷相通。中間十六肆地。則為思次介次之所。內
宰所謂設其次。置其敘。正其肆。鄭康成所謂市在一院
之內是也。一肆之制。四方列屋二十。中間十六屋地。為
二十屋之庭。禮書所謂市中空地為廛是也。司市以次
敘分地而經市。思次市師涖焉。胥師賈師涖於介次。大
司徒序官胥師賈師皆二十肆一人。司越十肆一人。司

稽五肆一人胥二肆一人肆長每肆一人則全市之中凡肆長二十胥十司鮒二胥師賈師各一也又司市云胥執鞭度守門市為四達之道四方當各一門據禮書云市門謂之巷闔巷門謂之閤則坊巷之間其門多矣又考工記匠人云朝市一夫賈疏謂市有三期總於一市之中為之若市總一夫之地則為太狹蓋市曹思次介次之地與天子三朝皆居一夫之地也然不可考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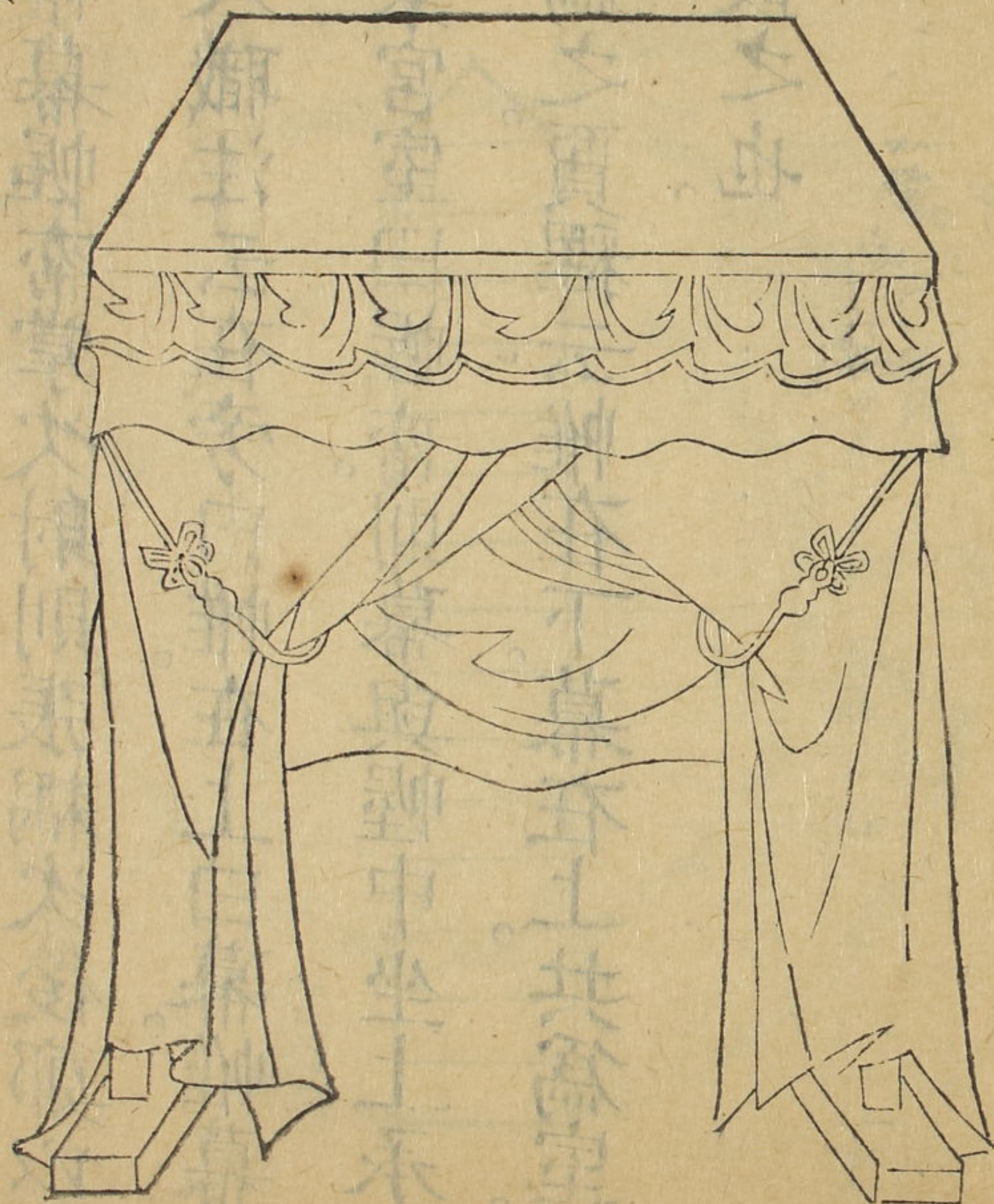
展



案春官司几筵。王位設黼依。覲禮。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間。鄭注云。依。如今綈素屏風也。有繡斧文。所以示斷也。斧謂之黼。賈疏云。爾雅。牖戶之間謂之扆。以屏風爲斧。又置於依地。孔安國顧命傳云。扆。屏風畫爲斧文。置戶牖間是也。漢時屏風以綈素爲之。綈。赤也。素。白也。象古者白黑斧文也。聶氏崇義曰。扆從廣八尺。斧無柄。設而不用之義。又案扆或作依。言其有所依也。黼作斧。言其有所斷也。凡朝於寢。覲於廟。射於郊。學。朝於明堂。皆於戶牖之間設之。又士虞禮。佐食無事。出戶負依南面。士未必有依。特據其爲設扆之地言之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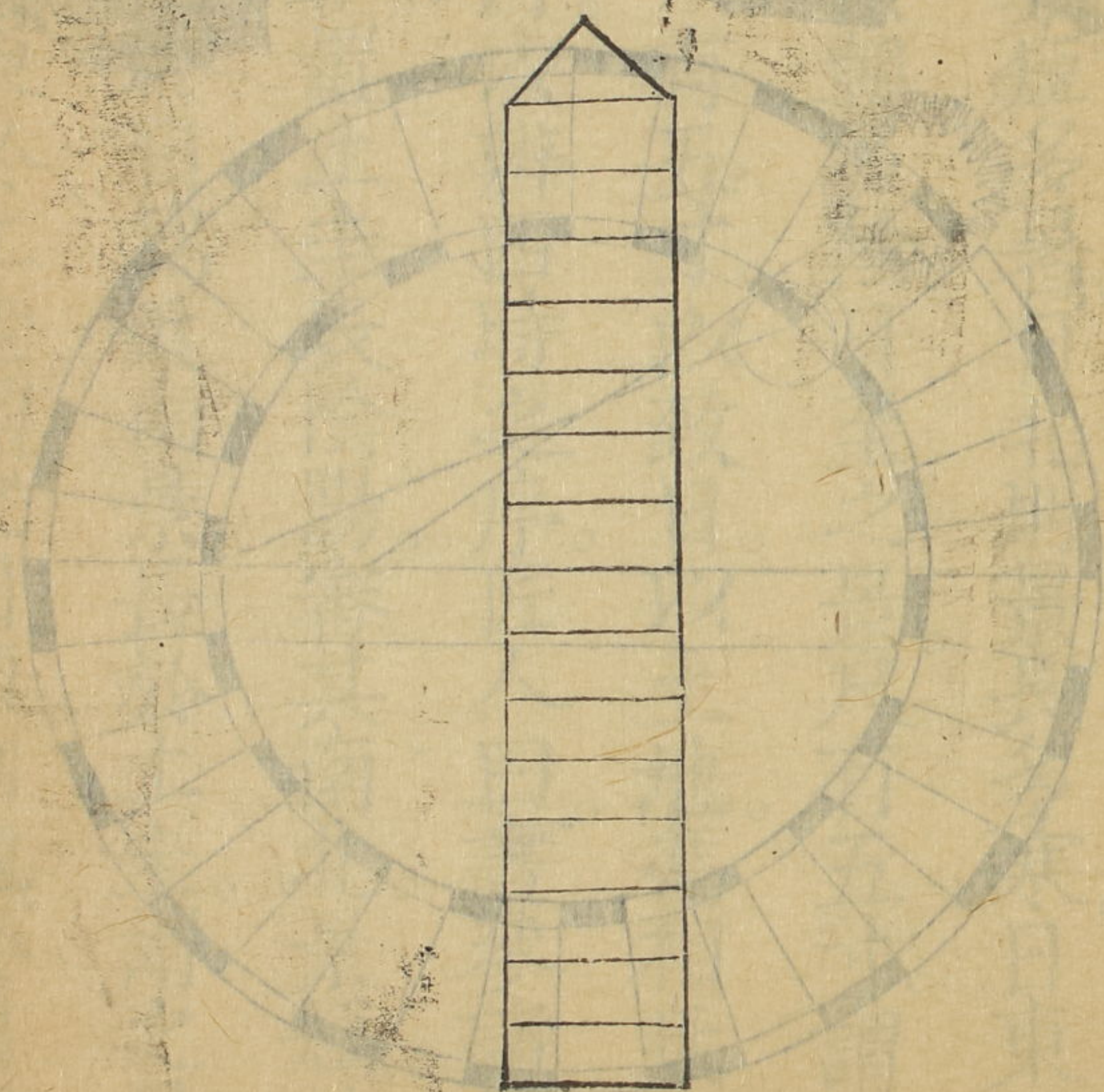


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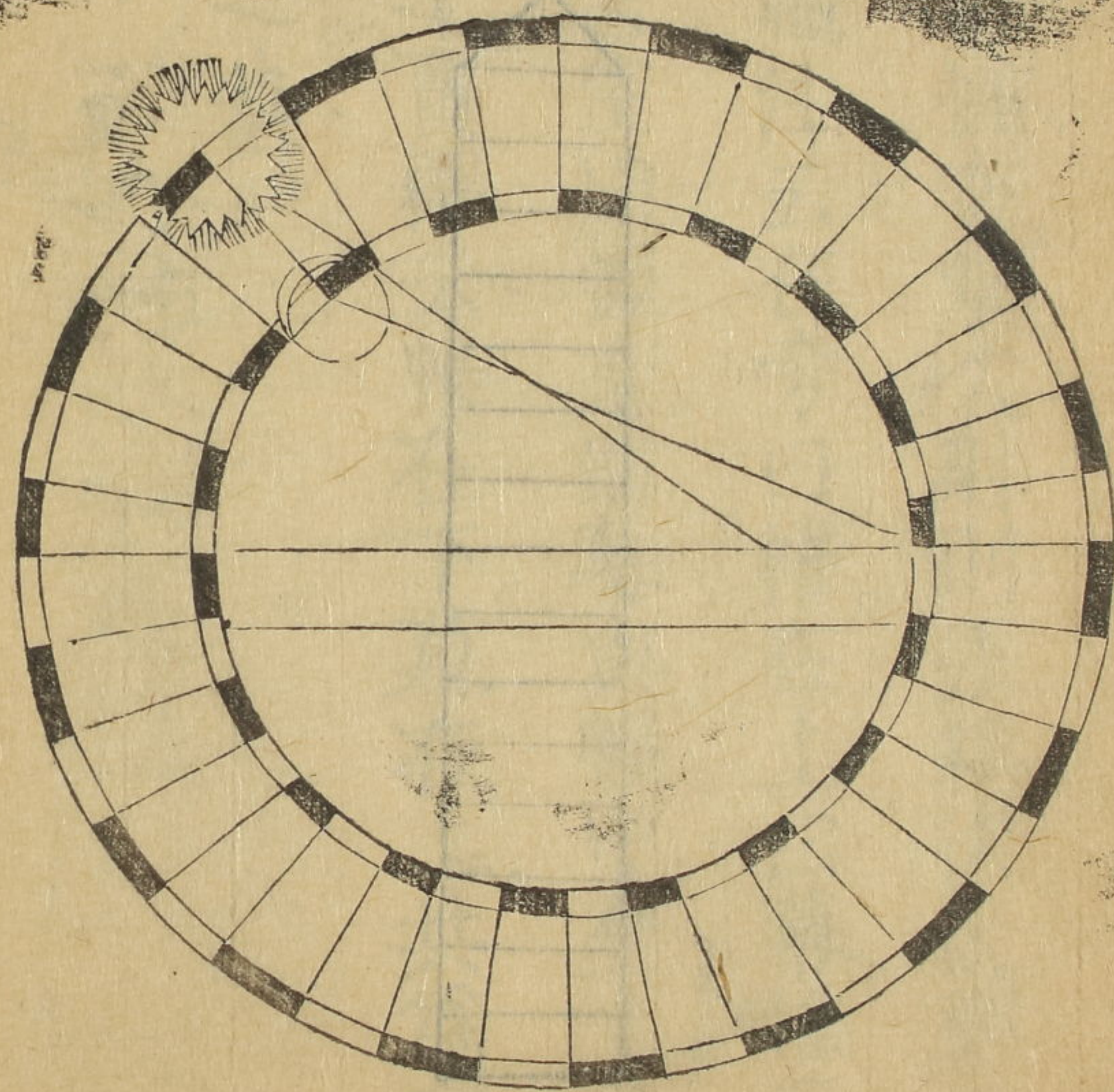


大射禮注云次若今更衣處卽所設之帷幄也。故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掌次射則張耦次。後鄭以耦次在洗東。又幕人職注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帷幕皆以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帟。則幕與幄中坐上承塵也。幄帟皆以繒爲之。賈釋云帷在下。幕在上。共爲室。幄帟又在帷幕內設之也。

土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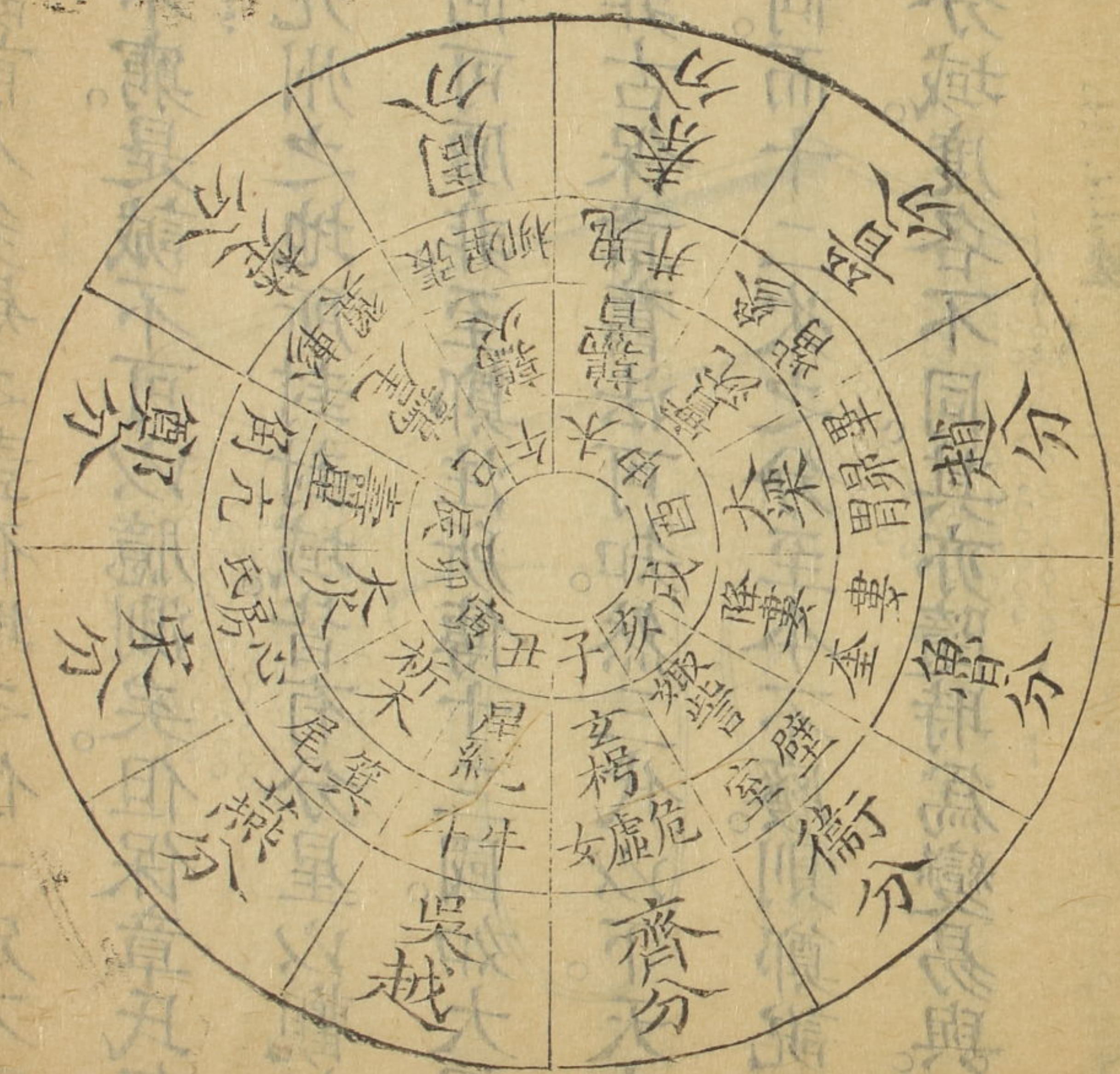
日月景長短圖



周官大司徒曰。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玉人曰。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馮相氏曰。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序。匠人曰。晝參諸日景。鄭康成曰。晝漏半。置土圭表陰陽。審其南北。景短於土圭。謂之日南。則地於日爲近南。景長於土圭。謂之日北。則地於日爲近北。東於土圭。謂之日東。則地於日爲近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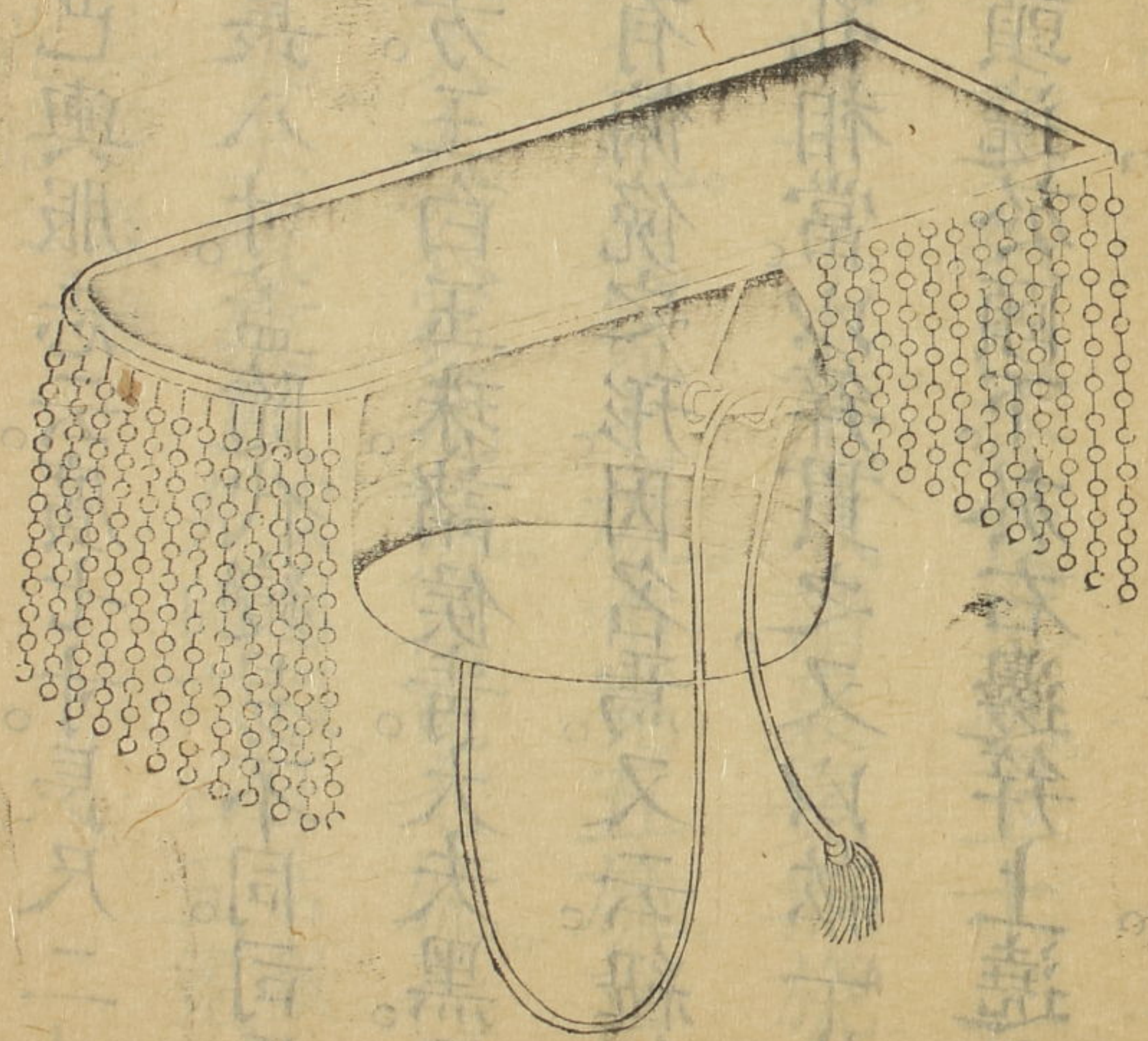
於土圭。謂之曰西。則地於日爲近西。如是則寒暑陰風偏而不和。是未得其所求。凡日景千里而差一寸。陳氏祥道曰。先王以四表明中表之正。以中表定四方之中。在地則無道里遠近之不均。在天則無寒暑風陰雨之不和。萬物得極其高大。故至於阜得其宜。由其道。故至於安。然後以建王國焉。匠人所謂晝參諸日景。夜考諸極星。蓋如此也。

二十分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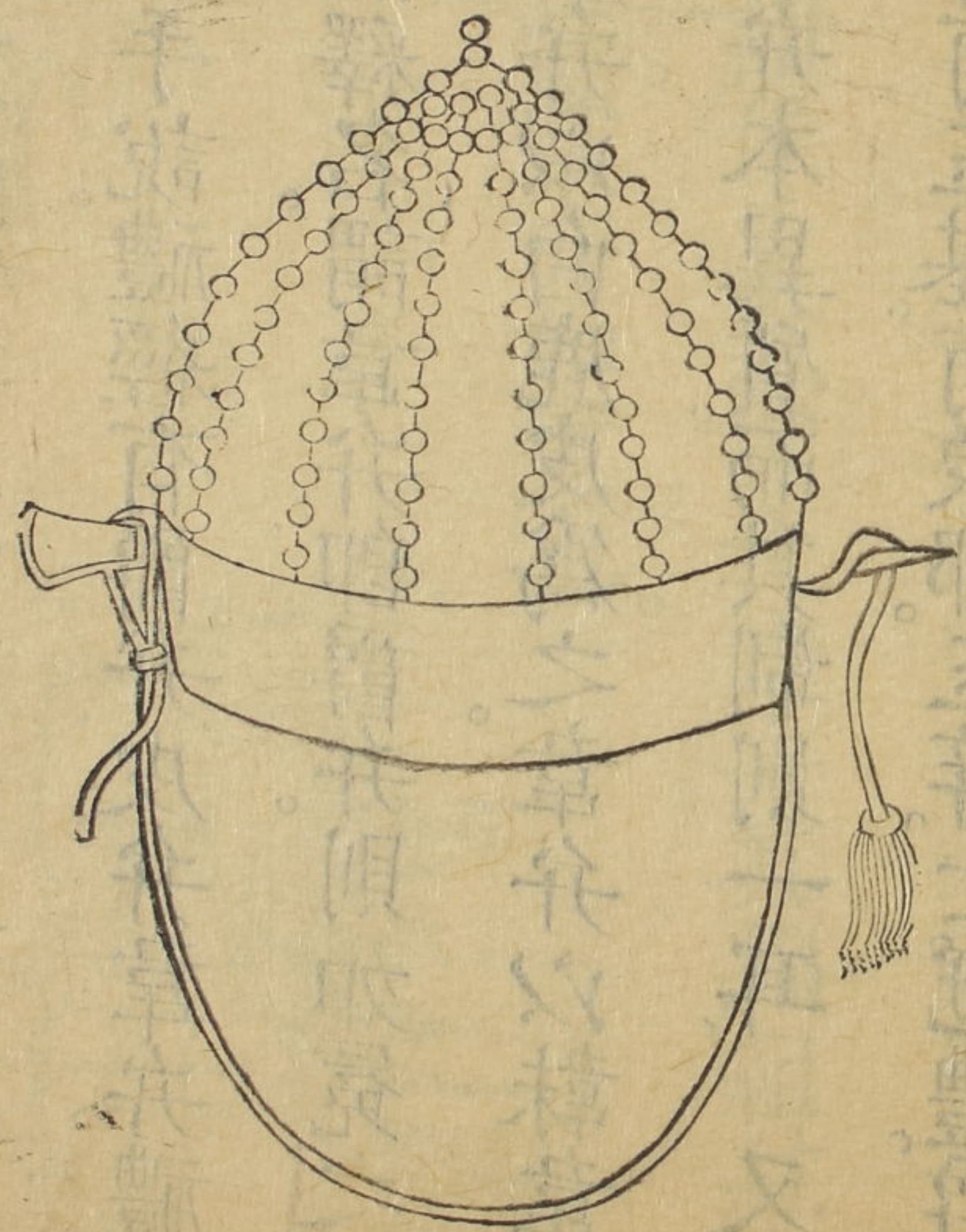
圖分野之說。前人多疑之。蓋在地之位一定不移。在天之象轉運不窮。是誠不可以臆測矣。但保章氏經文言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則分野之說。何可厚非。至鄭注所傳十三國。如大梁趙出自戰國。則非古保章舊法可知。然三代以下。天官家占驗雖或不同。而十二次之分。至今不廢。則鄭說固有本也。至六家分域。度各不同。其亦隨時為變易與。今依鄭說圖之。

冕



案聶氏崇義曰。漢禮器制度。冕制皆長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應劭漢官儀云。廣七寸。長八寸。蓋隨代變易不同。司馬彪輿服志云。冕前圓後方。王白玉珠。諸侯青。大夫黑。又云。冕者俛也。後高前下。有俯俛之形。因名焉。又云。紐綴於冕兩旁。垂之。與武旁孔相當。以笄貫之。又以紃一條。先屬於左邊笄上。以一頭遶於頤下。於右邊笄上遶之。又陳氏祥道曰。漢叔通冕制。版廣八寸而長倍之。板質而麻飾之上。玄爲延。下朱爲裏。約之以武。設之以紐。貫之以笄。固之以紃。五采玉則朱白蒼黃玄也。玉十二。每玉閒以寸。裘冕十二旒。旒十二玉。康成謂裘冕無旒。誤。天子裘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希冕五旒。玄冕三旒。旒皆十二玉。諸侯大夫裘冕九旒。鷩冕七旒。毳冕五旒。希冕四旒。玄冕三旒。玉視旒數。案司服。王吉服六。皆用冕。弁師亦曰五冕。此第載一冕者。其制同也。其旒數雖有多寡。皆可由此推之。

弁



舊圖弁高二寸。據說文云。古文弁形象合手。則其製上銳。聶圖爵弁如冕而無旒。前不俯。蓋鄭說也。其皮弁則仍如許氏合手說。禮經有爵弁皮弁韋弁。禮書本孔安國及劉氏熙釋名。謂韋弁卽爵弁。則如冕之說未盡確矣。然據注。皮弁以白鹿皮爲之。韋弁以韎韋。爵弁以爵頭色布。則三弁本異質。而其制則一耳。又案弁師。皮弁有五采會。有玉璫。有象邸。玉笄。士冠禮。爵弁皮弁皆緇組紃。卽爲弁頂下祗。璫在會縫中。詩所謂會弁如星是也。陳氏祥道曰。康成云。侯伯璫七。子男五。皆三采。孤四。卿三。大夫二。皆一采。推此。則公九。天子十二。可知。禮記天子朱紃。諸侯青紃。則士皮弁其緇組紃與。由此推之。則著紃之法。當亦如冕也。

冠



陳氏祥道曰。荀卿稱魯公問舜冠於孔子。孔子曰。古

者有務而拘領。書大傳。務作。漢輿服志曰。上古衣毛而

冒皮。後世聖人見鳥獸有冠角。顙胡之制。遂作冠冕。纓

綏以爲首飾。則古者冒而已。及冠冕。纓綏之作。皆有所

象也。檀弓曰。古之冠也。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

非古也。雜記曰。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吉冠不條屬者。通屈一條

繩若布爲武。垂下爲纓。屬之冠。吉。冠則纓武異材。右縫者。右縫之。小功以下左。左象吉。輕也。

蓋一副之材。順經爲辟積。則少而質。順緯爲辟積。則多

而文。順經爲縮縫。順緯爲衡縫。古者吉凶之冠。皆縮縫。

今吉冠。衡縫而喪冠。縮縫。是喪冠與吉反矣。故記者譏

之。右爲陰。左爲陽。凶。陰事也。大功以上。右縫之。所以明

凶也。吉。陽禮也。小功以下。左縫之。所以趨吉也。其飾有

緣。其貫有笄。其束有武。其係有纓。其垂有綏。記曰。素冠

徹緣。又曰。縞冠素紕。則冠有緣矣。國語曰。范文子擊其

子折委笄。則冠有笄矣。居冠屬武。則凡非居冠不屬矣。

喪冠不綏。則凡吉冠皆綏矣。案舊圖冠兩旁俱空。露首。似非冒義。易之。緇布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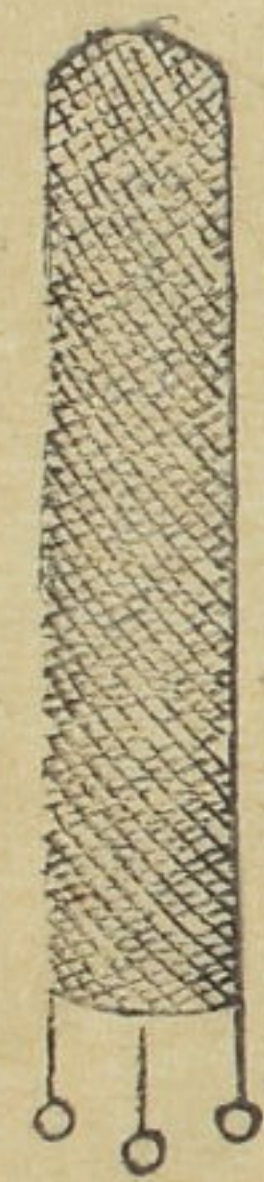
同。但製小而
纓無綵爲異。

筭



弁師掌王之五冕。五采纁十有二就。皆玉笄。諸侯纁
旂皆就。玉笄。士冠皮弁。爵弁笄。則冕弁有笄也。國語范
文子以杖擊其子折委笄。則冠有笄也。士喪服婦人吉
笄有首。尺二寸。吉笄。象笄也。男子之笄。亦或尺二寸。大
夫士之笄。亦或象爲之。與。鄭氏釋士冠禮。謂有笄者。屈
組爲紃。垂爲飾。無笄者。纓而結其條。無笄。蓋指緇布冠
言之也。雜記緇布冠不黹。則緇布冠旣無笄。又纓而不
綏矣。喪服傳曰。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則吉笄有首也。

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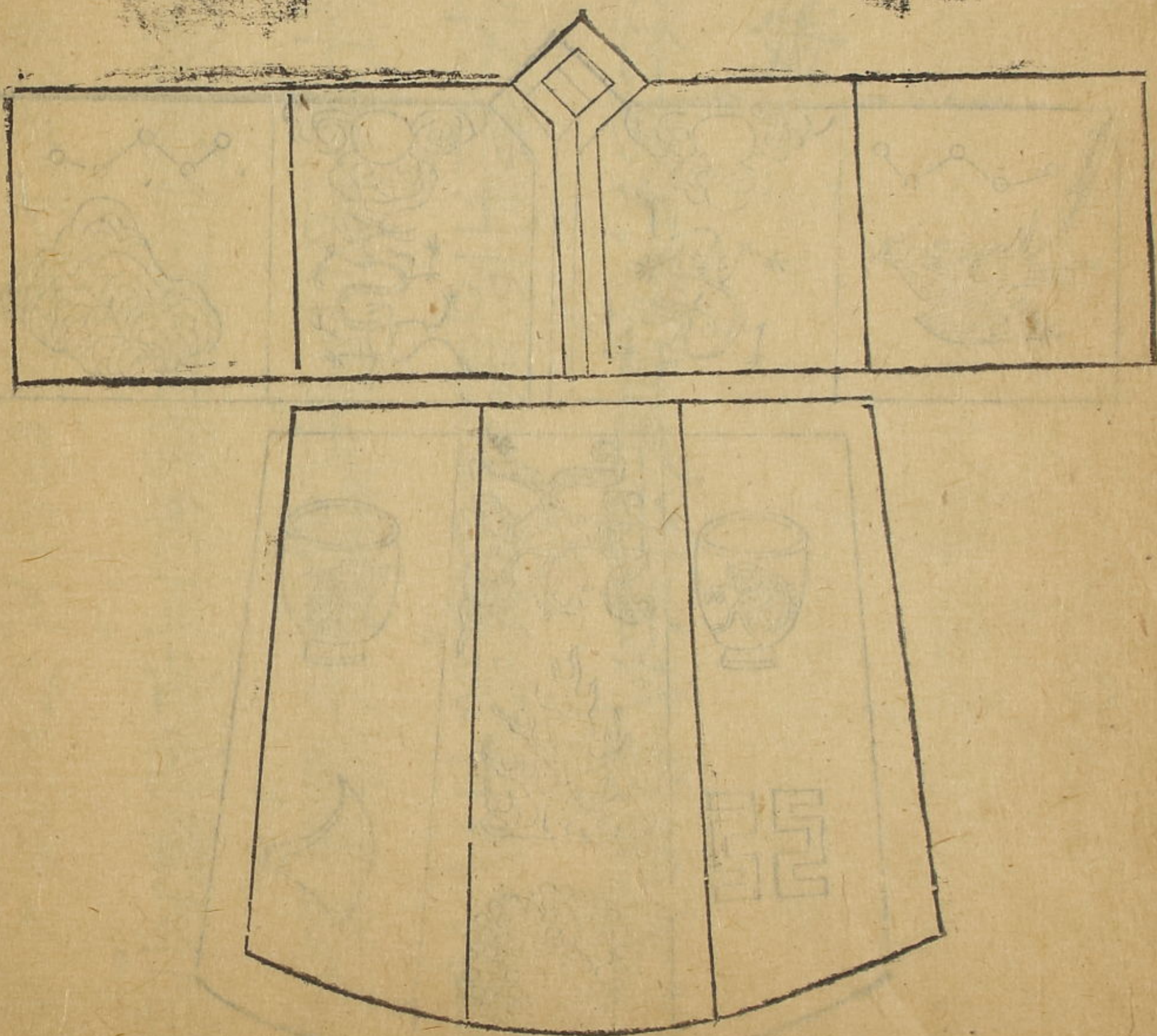


陳氏祥道曰。瑱以充耳。祝以垂瑱。周官弁師。王之五
冕皆玉瑱。詩於衛夫人言玉之瑱也。於衛武公言充耳
琇瑩。於衛之臣言衰如充耳。齊詩言充耳以素以青以
黃。尚之以瓊華瓊瑩瓊英。則瑱不特施於男子也。婦人
亦有之。不特施於冕也。弁亦有之。故詩言充耳琇瑩。繼
之以會弁如星。喪禮士無冕而瑱用白纁。則弁亦有之
可知也。士瑱用白纁。即詩所謂充耳以素者也。人君用
黼纁。即詩所謂充耳以黃者也。毛氏以充耳以素爲士
之服。充耳以青爲卿大夫之服。充耳以黃爲人君之服。
其說是也。然以素爲象瑱。青爲青玉。黃爲黃玉。而用瓊
華以飾象。則是士瑱用二物。與餘瑱不類。非禮意也。賈
公彥曰。古者瑱不纁。士死則用白纁。然士之襲禮。皮弁
祿衣。緇帶。韎韐。竹笏之類。皆用生時之物。孰謂瑱用白
纁。特死者之飾哉。

服 衮



端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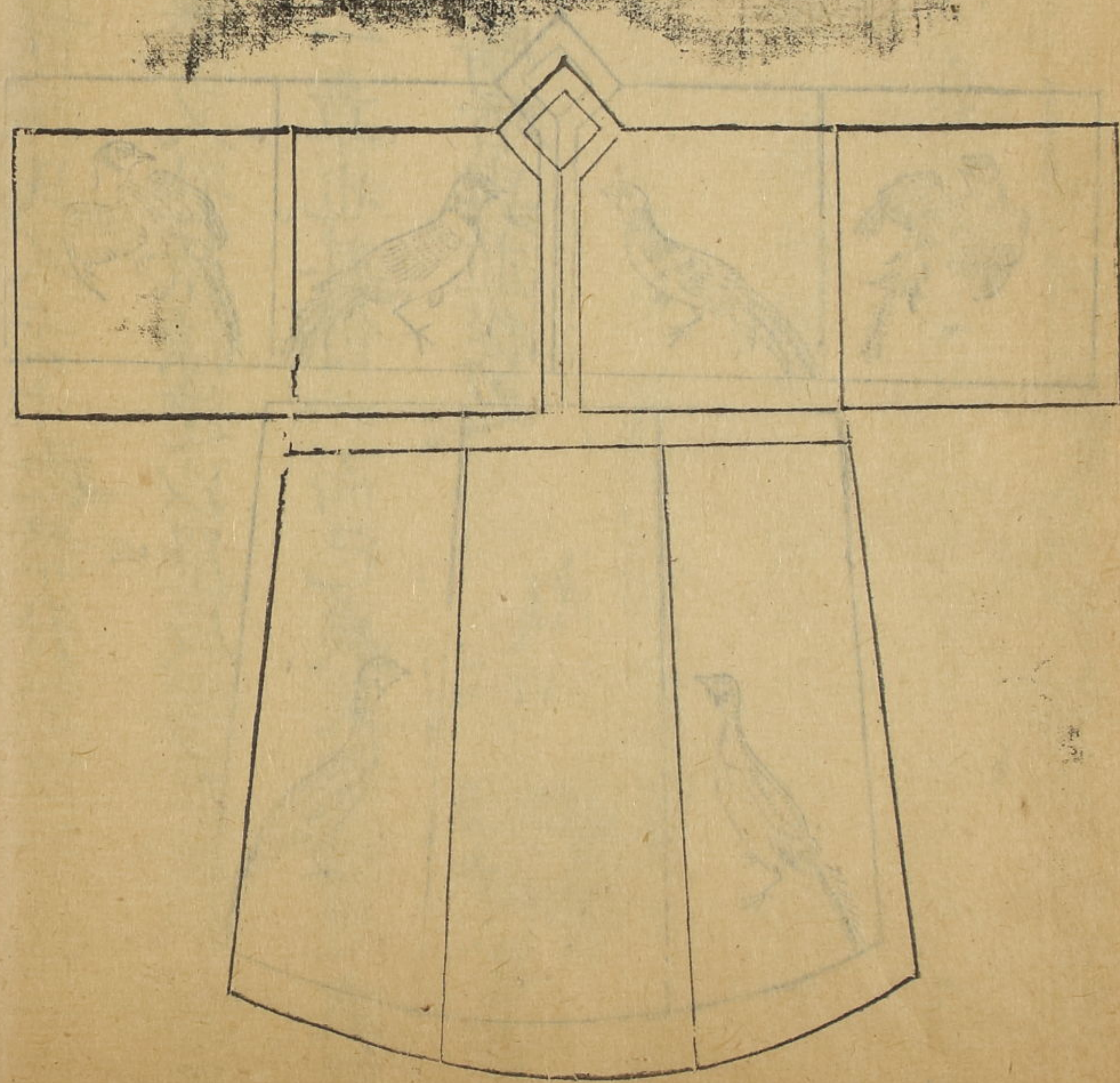


古禮服皆用端。采菽詩序以玄衮爲玄衣而畫衮。樂記注以端冕之端爲玄衣。則冕服玄衣亦用端。張氏怡三禮合纂所謂玄端而繪龍也。端衣裳殊。冕服之端以絲。用正幅爲身。旁屬兩袂。長皆二尺。有衽有鞶有大帶革帶及佩。深衣裳十二幅。此裳前三後四。康成說也。但深衣之裳。一幅分而爲二。此則當以整幅爲之。長視身。其章十二。虞書所謂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是也。會在衣。繡在裳。其章各六。衮冕

以下其章降殺以兩。康成注司服。謂周以日月星辰繪於旗。而冕服九章。先儒多非之。所謂不應天子九章同於上公。及龍虎亦繪於旗。而九章不廢龍虎是也。然郊特牲注云。被袞有日月星辰。則已自覺周禮注說之非矣。今依虞書圖之。又案陳氏祥道曰。袞冕加袞。見領而已。康成謂大裘之上。又有玄衣。無據。其說是也。要之陳氏所謂袞。卽康成所謂有日月星辰之袞耳。蓋袞冕祀上帝。其服最尊。故以十二章上服襲之。但大裘不裼。以爲見領者誤。陳氏又云十二章。升龍降龍爲一章。虎彝雉彝爲一章。又孔氏穎達以星辰爲五星十二次。是皆合二者爲一章也。其餘一而已矣。又龍謂之袞。其卽許氏慎所謂蟠者與。並從之。

衣 禕





陳氏祥道曰王之服衣裳之色異后之服連衣裳而

其色同以婦人之德本末純一故也

鄭氏曰婦人連衣裳不異其色素紗

以為裏觀喪服言女子髻衰而不言裳昏禮言女次純衣而不及裳則婦人連衣裳而同色可知

王之

服禪而無裏后之服裏而不禪以陽成於奇陰成於偶

故也爾雅曰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江淮

而南青質五色皆備而成章曰搖素質義也青質仁也

五色皆備成章禮也有仁義以為質有禮以為文后之

德如此而已然地道尚義故禕衣為上揄狄次之言禕

衣則知揄之爲翟。闕狄。周禮謂之闕。禮記謂之屈。則其制屈於揄禕而已。三翟蓋皆畫之於衣。如王之冕服。鄭賈之徒。謂祿衣黑而象水。水生於金。故展衣白。金生於土。故鞠衣黃。土生於火。故闕狄赤。火生於木。故揄狄青。五色之上則立而已。故禕衣立。祭先王服禕衣。祭先公服揄狄。祭羣小祀服闕狄。蠶則服鞠衣。以禮見王及賓客服展衣。燕居及御於王則服祿衣。崔靈恩謂王后三翟數皆十二。王者之後諸侯夫人三公而下夫人雉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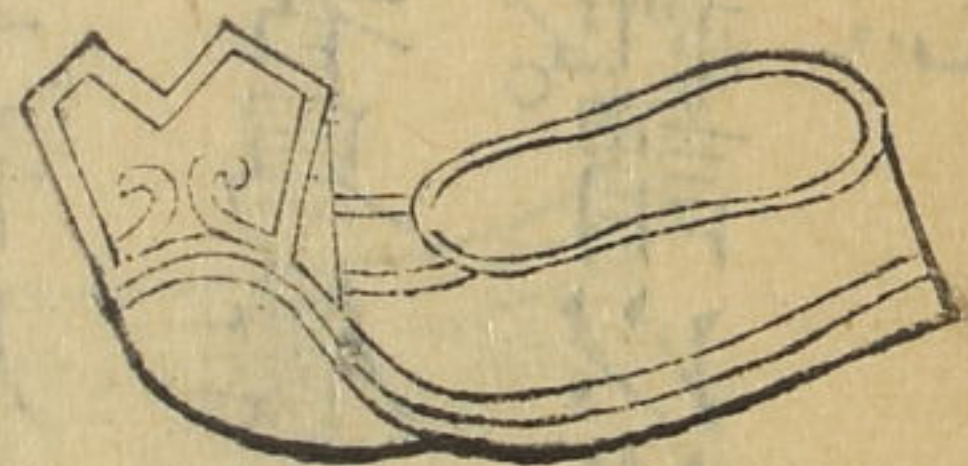
如命數。於理或然。然謂一翟刻繪畫之綴於衣。闕翟刻之而不畫其說無據。玉藻所謂夫人揄翟。君命屈狄。再命鞠衣。周官司服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祿衣。鄭氏以爲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祿衣女御也。外命婦者其夫孤也。則鞠衣卿大夫也。則展衣士也。則祿衣三夫人及公之妻。其闕狄以下乎。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亦闕狄。惟二王後禕衣。然記言士祿衣則明婦命。祇夫也。言君命則明再命。一命非女君也。蓋子男之

夫人屈狄。侯伯之夫人揄狄。公之夫人褱衣。記稱夫人副褱是也。再命鞠衣。則上至於四命可知也。鄭氏謂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屈狄。孤鞠衣。卿大夫展衣。士祿衣。而改褱爲鞠。其說是也。謂三夫人及公闕狄。誤矣。制言三公一命衮。則三公在朝。鷩冕。其妻揄狄可知也。玉藻言夫人揄狄。則三夫人揄狄可知也。公之夫人褱衣。而明堂位言魯夫人副褱者。魯侯得用鷩冕。則夫人副褱可知也。少牢大夫之妻衣侈袂。則其上至后

夫人之袂皆侈。特士妻祿衣之袂不侈。案周禮有褱衣。揄翟闕翟。禮記亦如之。三者色異而制同。又周禮有鞠衣。展衣。祿衣。禮記亦如之。又儀禮纁紼宵衣之屬。雖色與緣各有不同。而其制則一。故以褱衣槩三章服。以鞠衣槩諸禮服云。

易

屨



案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黑舄赤纁黃纁。青舄
 素屨葛屨。注云。複下曰舄。單下曰屨。舄屨有紃有纁。有
 純者。飾也。賈釋云。下謂底也。複下重底也。重底者名舄。
 單底者名屨。纁者。是牙底相接之纁。綴條於其中。后用
 黃纁。是纁者。縫中紃。如今之嵌鹿皮是也。句讀爲紃。紃
 之爲言拘。狀如刀衣鼻。拘著舄屨之頭。取自拘持爲行
 戒。使常低目。不妄顧視也。純。謂以條爲口緣。如今之以
 線鎖口是也。屨舄各象裳色。

鼎



局

案周禮儀禮俱言十二鼎。惟禮記言鼎俎奇。故鄭注以十二爲正鼎。九陪鼎三也。古禮器大槩以木爲之。鼎與鉶爲亨芼器。故獨以金。考工記所謂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鐘鼎之齊是也。聶氏崇義曰。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諸侯飾以白金。口底徑及深俱一尺三寸。羊鼎受五斗。大夫亦以銅爲之。無飾。口底徑各一尺。深一尺一寸。豕鼎受三斗。口底徑皆八寸。深九寸。強士以鐵爲之。無飾。鼎皆三足。有耳有鉉。其制如此。至云牛鼎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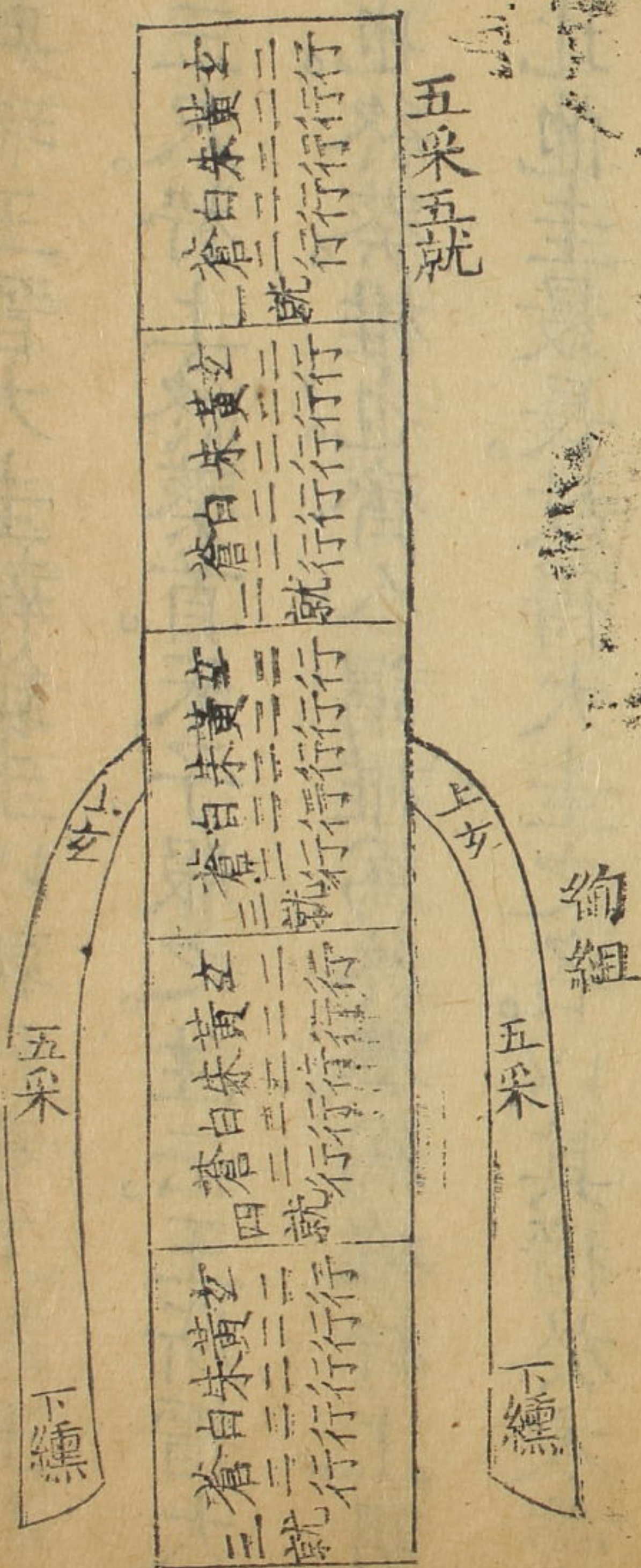
飾牛首。羊豕鼎足之飾亦各視其牲。其說前人多疑之。據膳夫及公食大夫禮鼎皆十二。中有魚腊膚腸胃之屬。焉得盡以牲首飾之。但儀禮設鼎多言面鄉。則鼎固有面。抑或作饕餮文於腹。以爲食戒與。又鼎鉶以亨芼爲名。其腹下應有受爨之地。但經傳無文。姑存其說以備考。又案局爲貫耳舉鼎之具。匠人注云。大局。牛鼎之局長三尺。小局。腳鼎之局長二尺。而不言羊豕鼎之局。聶氏云。羊鼎局長二尺五寸。豕鼎局長二尺。謂鄭注

云然不知何本。然以口徑度之。其長短畧可知也。又云局丹漆兩端各三寸。天子以玉飾兩端。諸侯以黃金。亦各丹漆三寸。是卽陳氏禮書所謂木其質金玉其飾者。案鼎及局各十二。雖長短大小有別。其制則同。故以一圖槩之。

大圭



纁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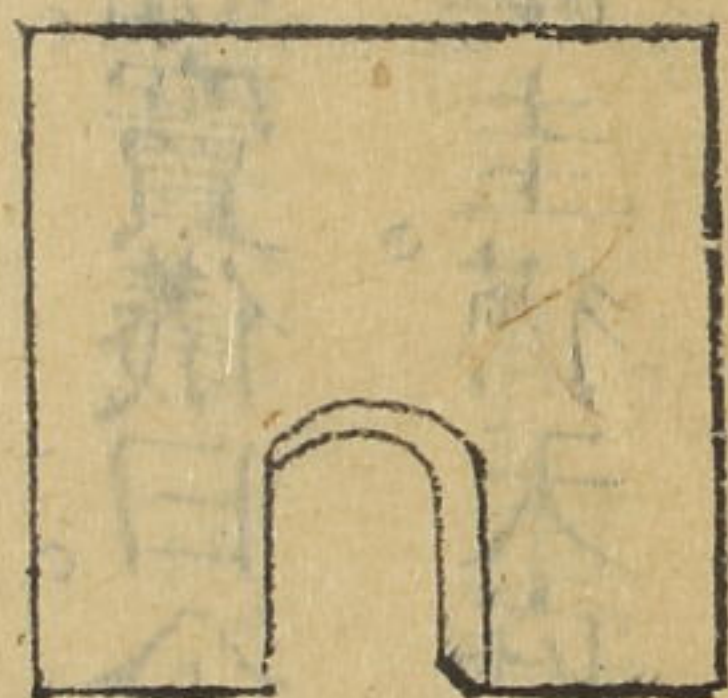


春官典瑞。王晉大圭。執鎮圭。以朝日。考工記玉人云。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注云。王所搢大圭也。杼。網也。終葵。椎也。齊人謂椎爲終葵。爲椎杼上。明無所屈也。比他圭最長。故得大圭之名。以其搢於衣帶之間。同於衣服。故以服言之。又據禮器。大圭不琢。是無琢飾也。又案典瑞。大圭。鎮圭。纁藉五采五就。桓圭。信圭。躬圭。纁皆三采三就。穀璧。蒲璧。二采再就。瑑圭。璋璧琮。皆二采一就。聘禮記。朝天子。圭與纁皆九寸。博三寸。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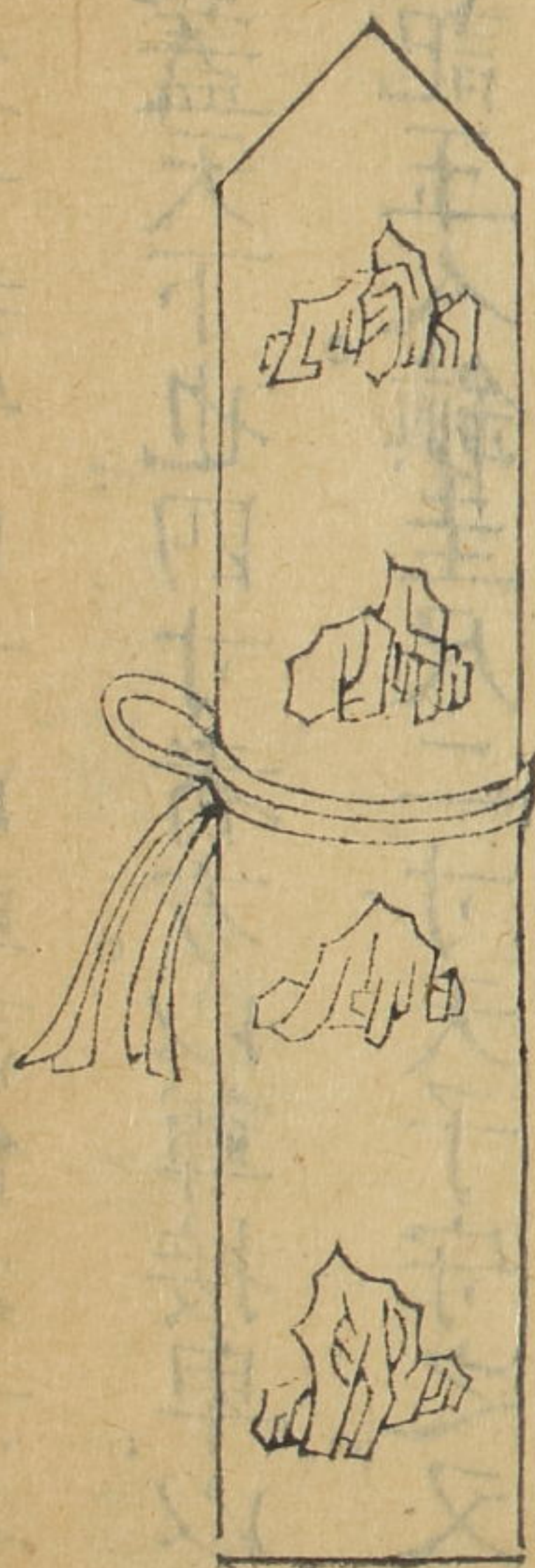
三采六等。朱白蒼。問諸侯。朱綠纁。八寸。皆立纁繫。長尺。絢組。雜記贊大行圭。公九寸等。藻三采六等。曲禮疏載熊氏曰。五采五就者。采別二行爲一就。故五就。三采三就。及二采二就。並如之。二采一就者。采則別惟一行。共爲一就。知然者。雜記及聘禮記。三采六等。則知天子諸侯采別爲二等也。又據左傳。藻率。孔疏云。凡五采者。立黃朱白蒼。則鎮圭之纁。十有二寸。其畫章之法。立二行。黃二行。白二行。朱二行。蒼二行。如是爲一就。又稍閒之。

再畫玄二行以下皆如前。至五匝而中間四閒之。是爲五采五就。畫皆橫。韋板如玉之長。聘禮所謂垂纁屈纁者。據絢組爲垂屈耳。蓋圭與纁相連者有組。執圭而拖其組。是爲垂纁。以韋板藉圭。屈其組。是爲屈纁。韋板兩旁有繫。上玄下纁。無事則以繫玉。有事則解而垂之。其制如此。大圭以摺。而大宗伯乃合大圭鎮圭言。則防失墜之義同也。餘制略同。故不多贅。

冒



鎮圭



案玉人云。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注云。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爲貴也。又案考工記玉人。鎮圭尺二寸。天子守之。又曰。天子圭中必注以四鎮山爲瑑飾也。必同緹。以組約其中央。備失墜也。雜記。贊大行。圭皆剡上。左右各寸半。又聶氏崇義曰。以五采組約之也。賈儀曰。公侯以下。圭璋皆有綯組。陳氏祥道曰。或曰鎮圭。猶天府所謂玉鎮。非四鎮山之謂。是亦一說也。鄭氏錡曰。典瑞珍圭以徵守。以恤凶

荒。杜子春謂珍當作鎮。康成謂爲王使之瑞節。大小皆同。

琬琰相依。

案琬琰二圭俱九寸。則珍圭亦九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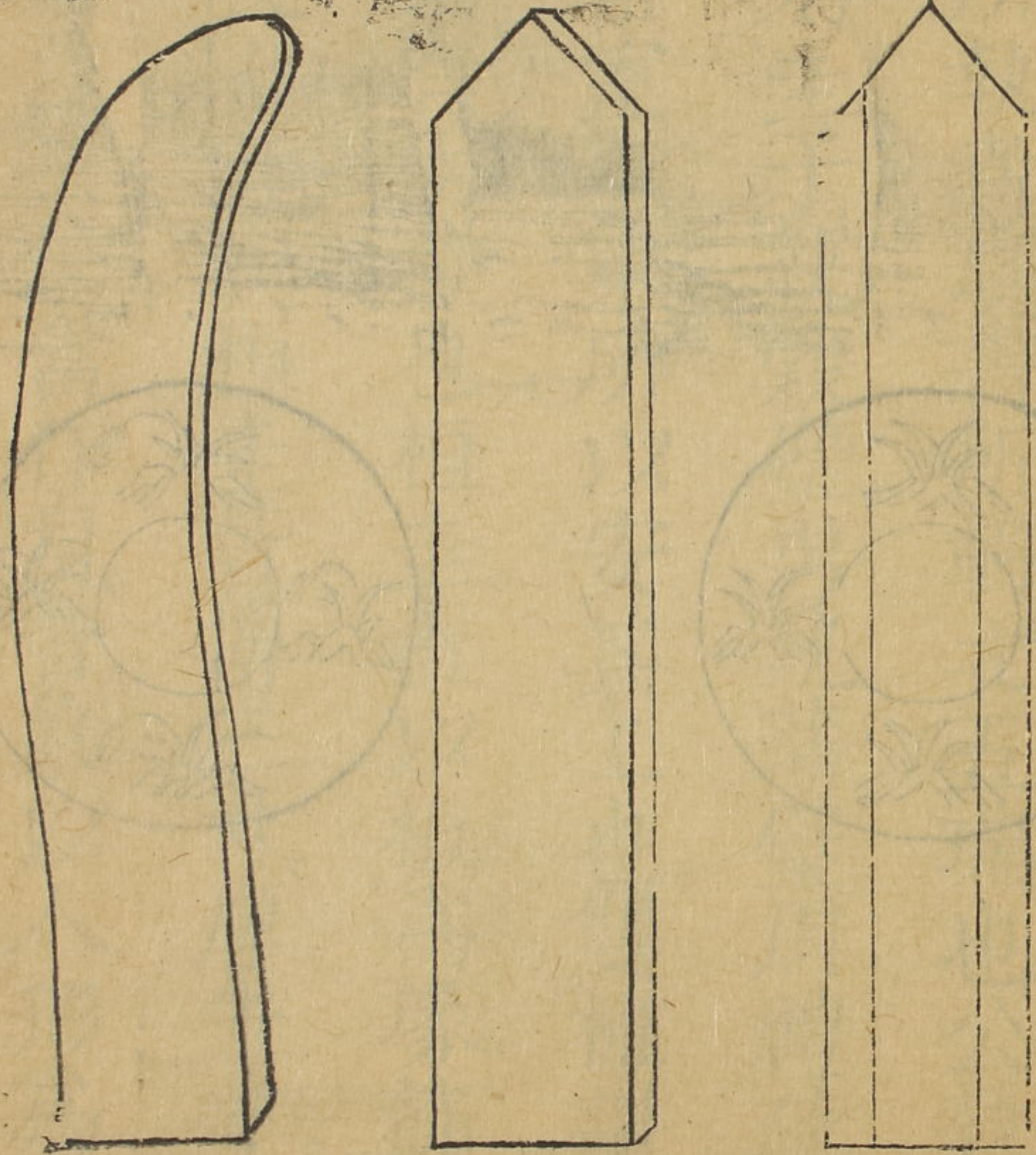
其不以珍圭爲鎮圭者。蓋

鎮圭天子守之以鎮安天下。可付使者執之以出乎。若然。則鎮圭之外。別有珍圭。但其制莫考。闕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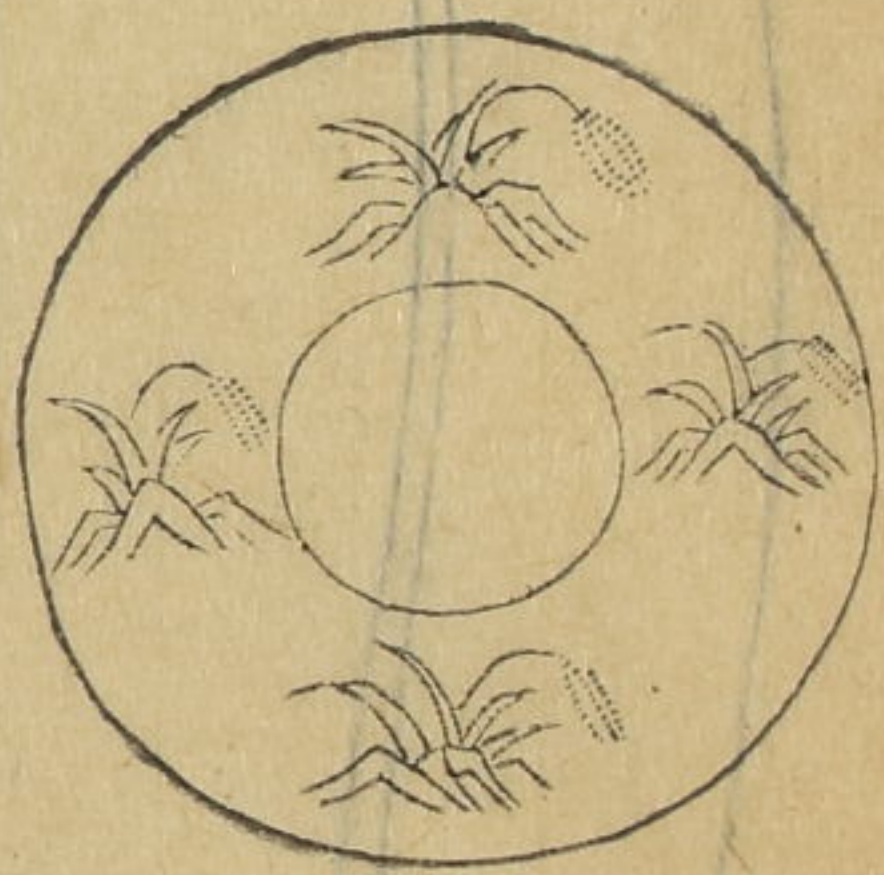
桓圭

信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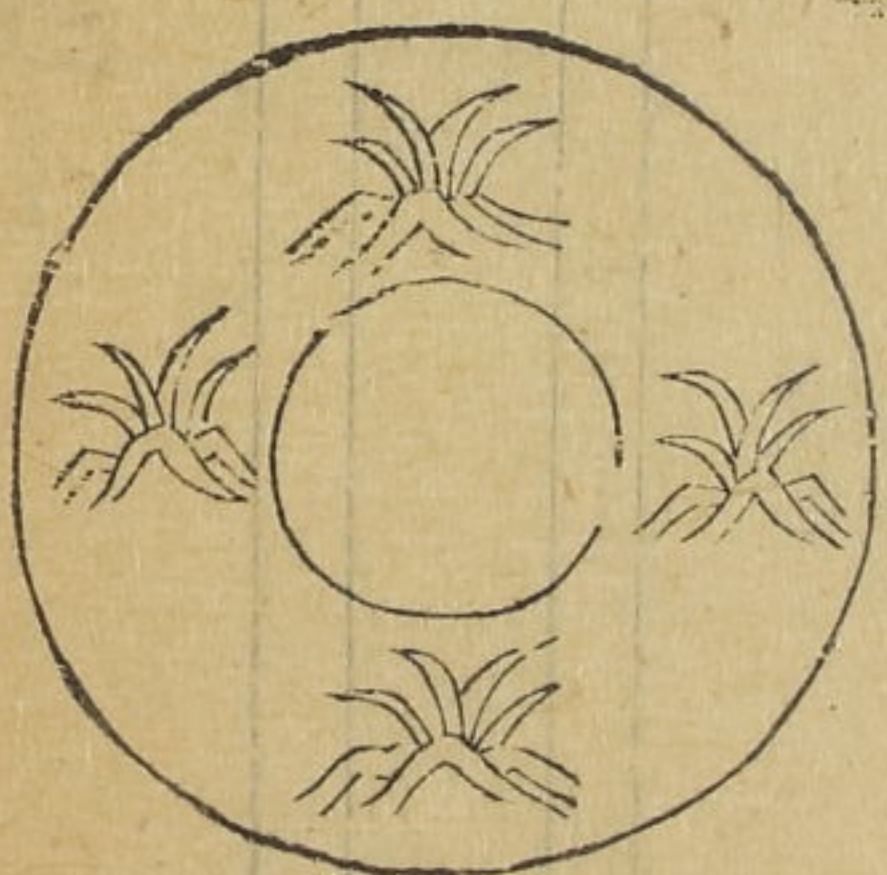
躬圭



穀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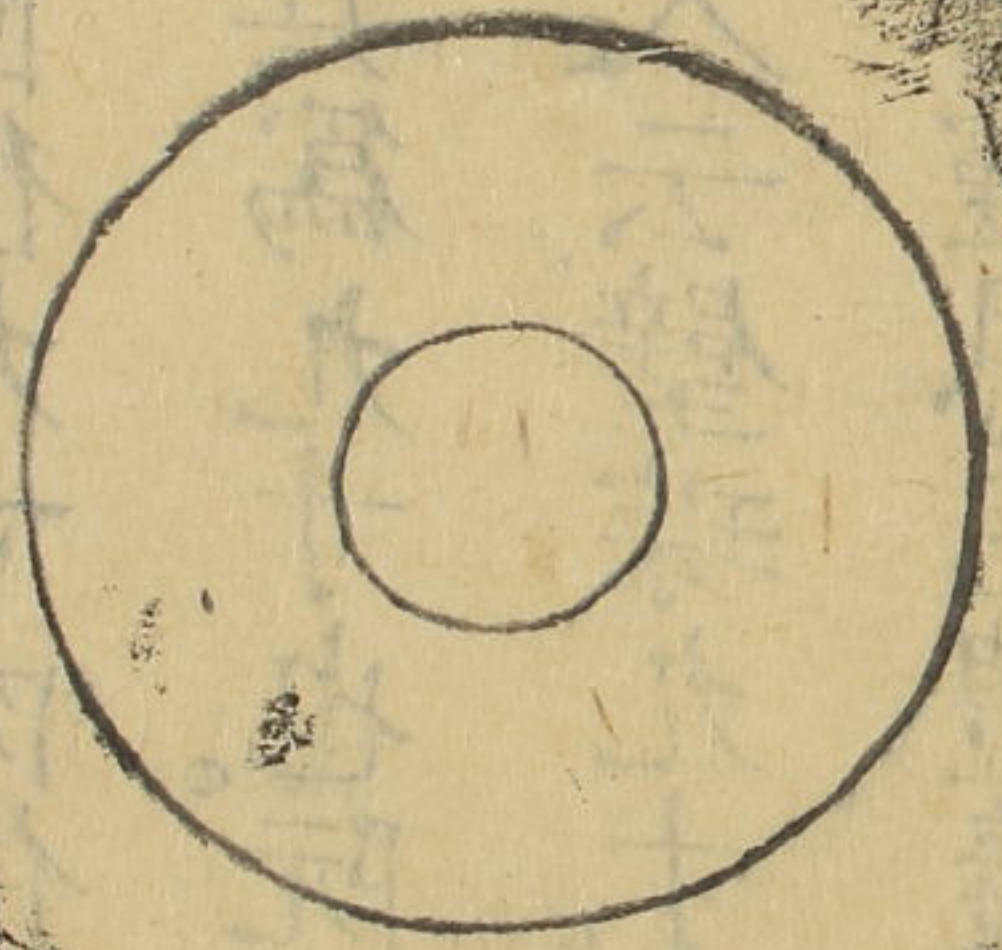
蒲璧



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鎮圭之外此五玉卽五等諸侯所執者虞書所輯之五瑞也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周禮疏云桓若屋之桓楹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雙植謂之桓柱之豎者豎之則有兩稜也桓圭蓋以桓爲瑑飾長九寸信圭躬圭皆長七寸與桓圭皆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周禮注云信當作身皆象以人形爲瑑飾欲其慎行保身陸氏佃不取其說特謂信圭直躬圭屈耳信

伸也。伯次於侯。故少屈焉。又周禮注云。穀所以養人。蒲
爲席。所以安人。以穀蒲爲瑑飾。皆徑五寸。不執圭者。未
成國也。大宗伯云。七命賜國。子男五命。故云未成國也。

蒼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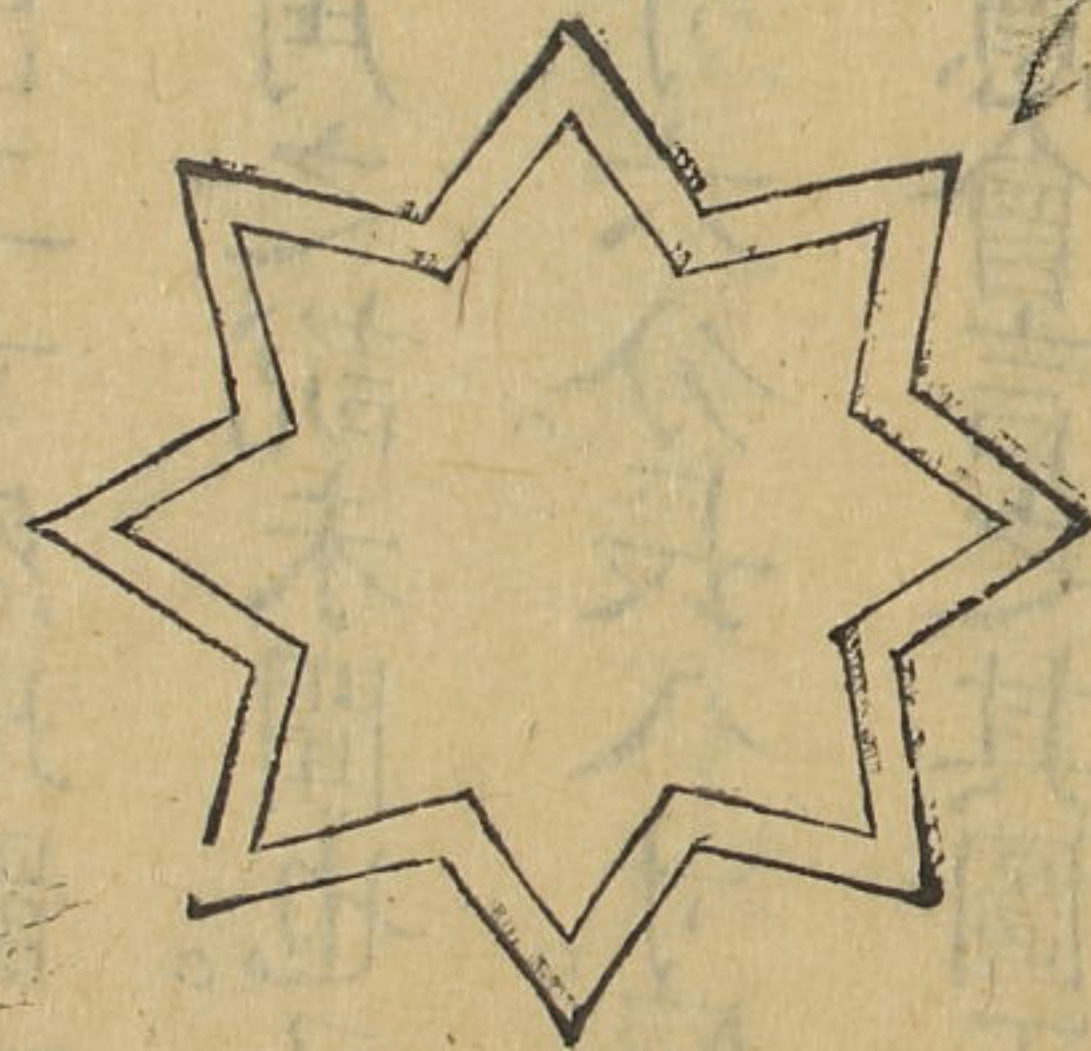


■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蒼璧禮天。注璧圓象天。又陳氏祥道曰蒼天之色。又聶氏崇義曰案玉人璧好三寸疏云古人造璧應圓。圓徑九寸。肉倍好謂之璧。則兩邊肉各三寸與中三寸共爲九寸也。阮鄭二圖皆云蒼璧九寸厚寸一也。又玉人云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琮則享。是有九寸之璧也。崔靈恩三禮義宗云昊天及五精之帝圭璧皆長尺二寸。今檢周禮璧惟九寸。則所謂長尺二寸之璧未知崔氏據何文以爲說。又案玉色多

白。此六玉皆以色言之。則凡不言色者其白可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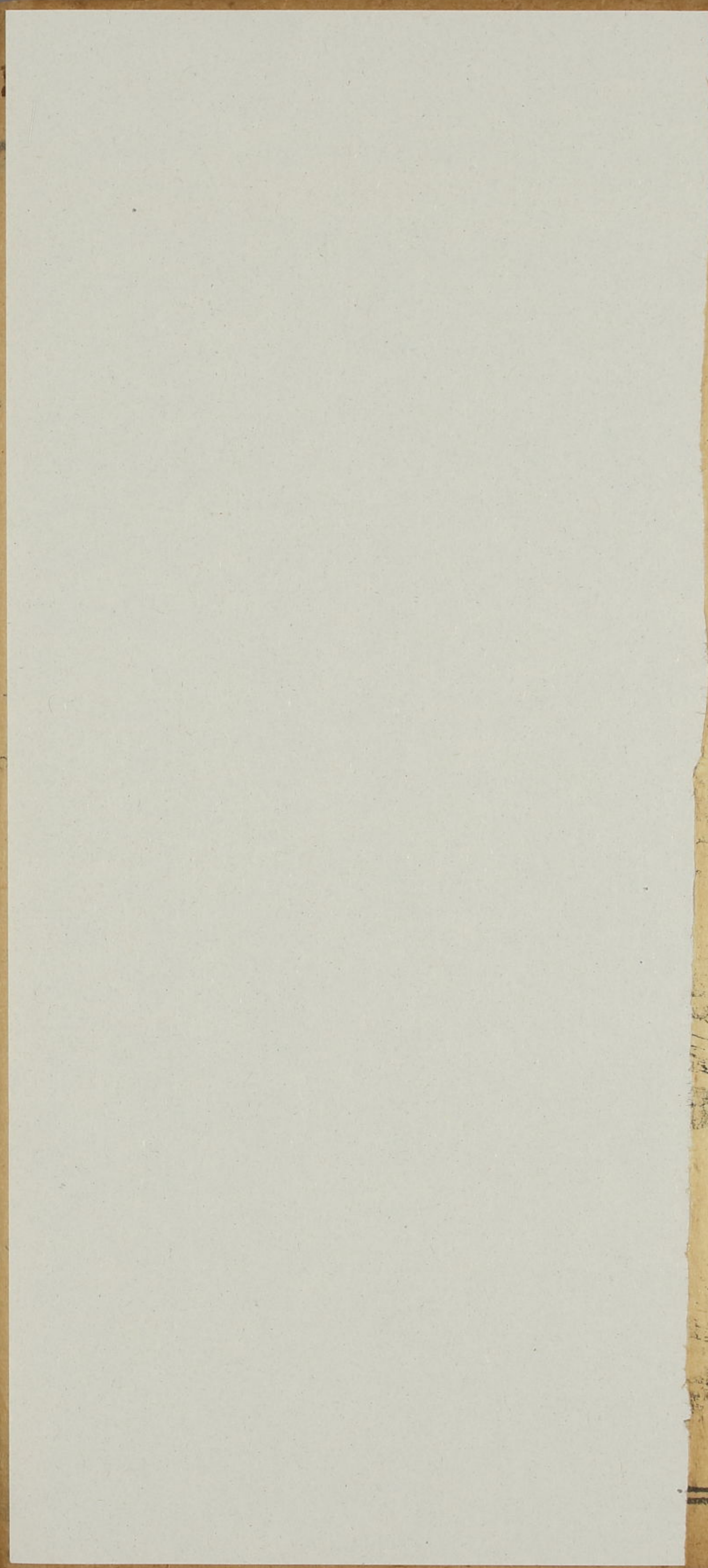


黃琮



案大宗伯以黃琮禮地。疏云易天玄而地黃。地用黃琮。依地色也。陳氏祥道曰。鄭氏曰。琮體八方。射其外鉏牙。賈公彥曰。八角鋒各出二寸。然地體方而四隅有維。蓋所射者四角而已。八角之說未聞也。又聶氏崇義曰。此比大琮。每角各刻出寸六分。長八寸。厚寸。蓋陳說固合。大宗伯玉人兩注疏意會言之。其圖正方。理非不近。但八角之說。未必無所本。據考工記明言射四寸。曰射。則有角可知。曰射四寸。則其角非小銳。又可知。若四隅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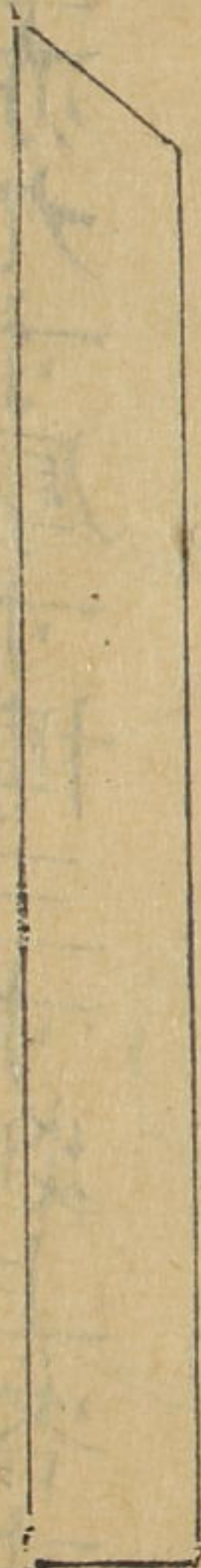
角平正。卽或可謂之射。亦無從判四寸之介。則鄭說是也。又考工記大琮十有二寸。是爲內鎮。故長與鎮圭等。而琮制則一。故不復載。又案郊特牲疏引先師說。祀中央黃帝。亦用黃琮。其琮宜九寸。以別於地祇。並存之。



青圭



赤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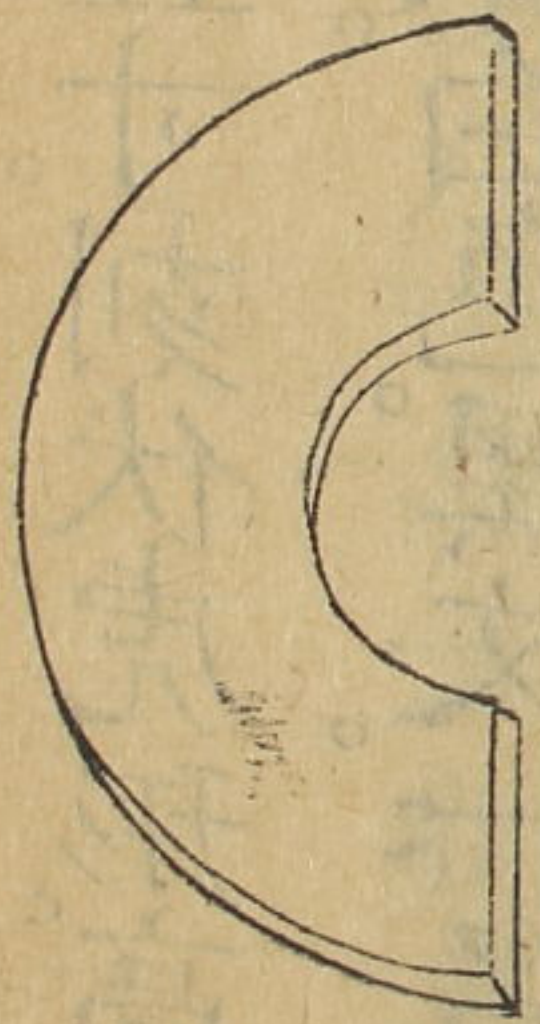


案大宗伯以青圭禮東方。注圭銳象春物初生。又聶氏崇義曰。青圭亦九寸。厚寸。博三寸。剡上。各寸半。又案大宗伯以赤璋禮南方。注半圭曰璋。疏公羊傳曰。璋判白。又聶氏崇義曰。熊氏云。祀中央黃帝亦用赤璋。案祀五帝幣玉各如其色。祀黃帝獨不如其色。於理未允。準孔義用黃琮九寸爲當。又據聶氏謂青圭九寸。璋半之。

白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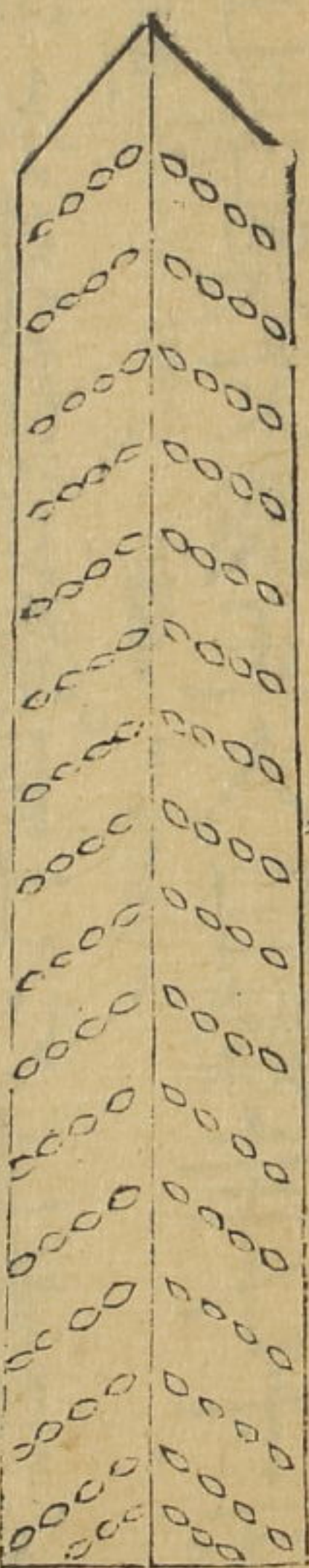
玄璜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集說卷之五
三
案大宗伯以白琥禮西方。注虎猛象秋嚴。聶氏崇義曰。鄭圖云以玉長九寸。廣五寸。刻伏虎形。高三寸。案孫氏符瑞圖云白虎。西方義獸。白色。黑文。一名騶虞。尾倍其身。開元禮避諱而云禮西方以騶虞是也。又晉中興書曰白虎尾參倍其身。又尚書大傳散宜生等之於陵取怪獸。尾倍其身。名曰虞。鄭云虞蓋騶虞也。周書曰英林酋耳若虎豹。尾長參倍其身。於陵英林音相近。其是之謂乎。又案諸玉白者皆不言白。此獨言者以在六玉

蒼璜青赤中。特以白明之。又案大宗伯以玄璜禮北方。疏逸禮半璧曰璜。陳氏祥道曰南正陽也。陰生午半。故璋以半圭。北正陰也。陽生子半。故璜以半璧。方明東圭。南璋西琥。北璜亦其類與。案圭璧皆象天。陽也。南北各用陽之半。扶陽之義則然。立者北方之色也。又案六器縑藉無考。又案璜尺寸無考。據蒼璧八寸。則此亦應八寸。

穀圭



紅圭



琬圭



琰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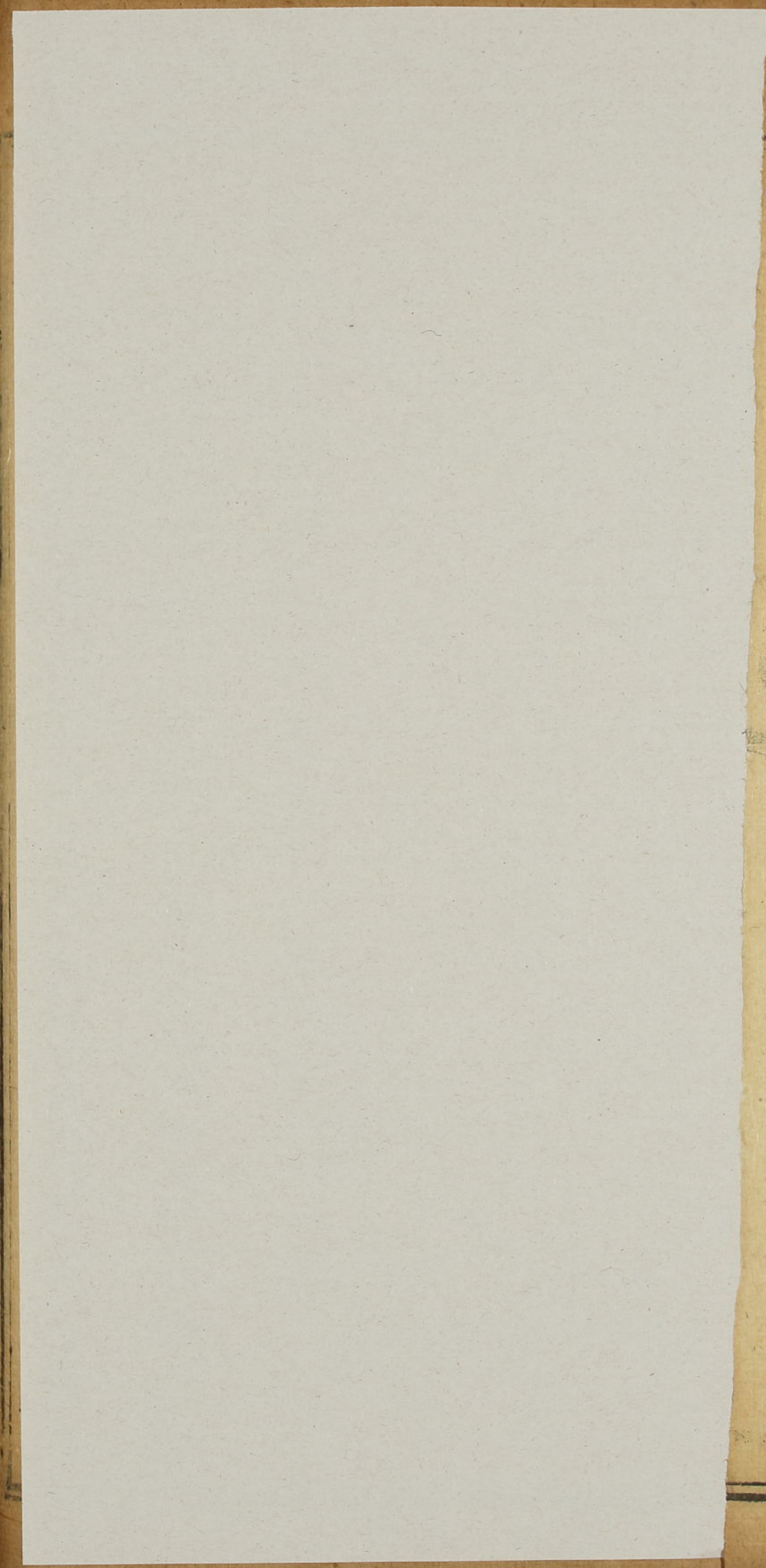


穀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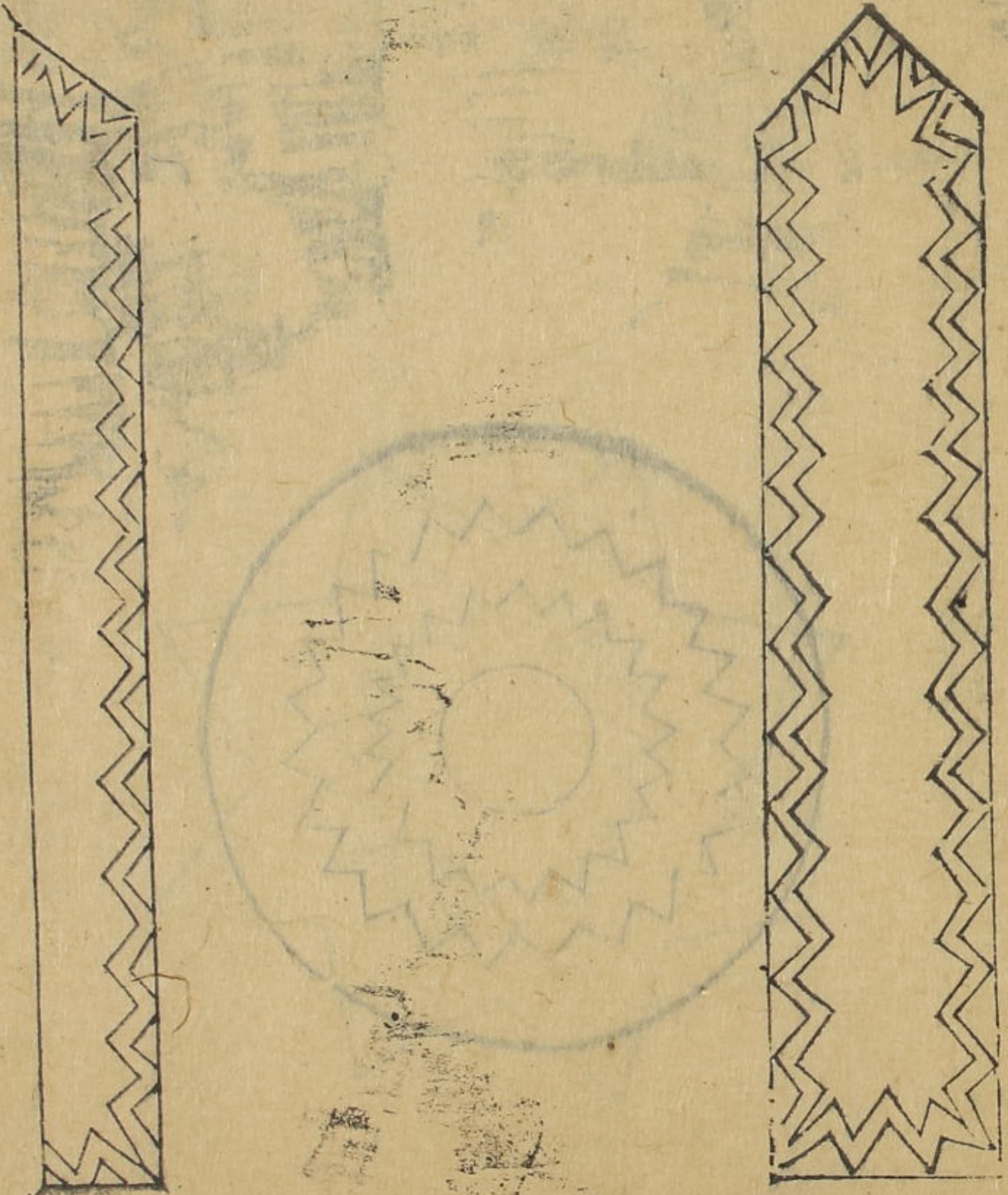
典瑞曰。穀圭以和難。以聘女。鄭注。穀圭亦王使之瑞節。穀美也。色若粟文。然玉人曰。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鄭注。聘禮加於束帛。賈疏。自士以上皆用玄纁束帛。天子加穀圭。諸侯加大璋。陳氏祥道曰。穀圭以穀爲文。以善爲義。故可和難。以釋仇。聘女以納徵也。圭貴於璋。璋貴於皮。天子納徵以穀圭。諸侯以大璋。士以儷皮。此尊卑之所別也。又案陳祥道曰。書曰。琬琰在西序。典瑞曰。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玉人曰。琬

圭九寸而縹以象德。琬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人曰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覲以除邦國之慝。鄭康成謂琬圭王使之瑞節。除慝亦於諸侯使大夫來覲。既而使大夫執而命事於壇。調人讎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鄭康成曰瑞節琬圭也。說文曰琬璧上起美色也。蓋琬圭圓而宛之也。琬圭剡而有鋒也。圓而宛之仁也。故以治德以結好。剡而有鋒義也。故以易行以除慝。琬圭判規則圭上圓而判之。與凡圭之琬上寸半者異矣。康成謂琬圭琬半以上。又半爲瑑飾。賈氏公彥曰判半也。又云規明半以上琬至首。規半以爲瑑飾可知。然琬琬之有瑑飾於經無見。此不可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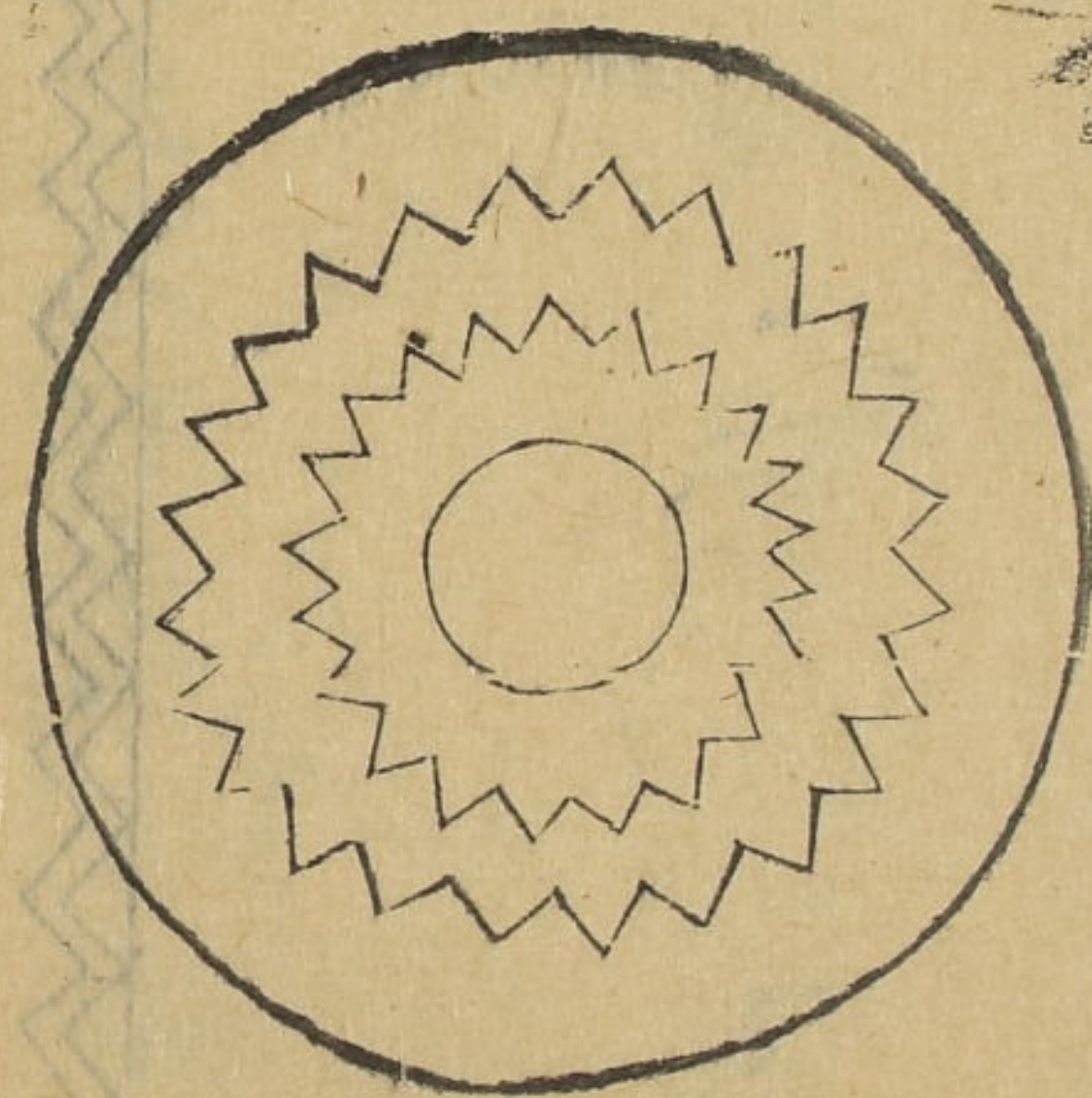


璪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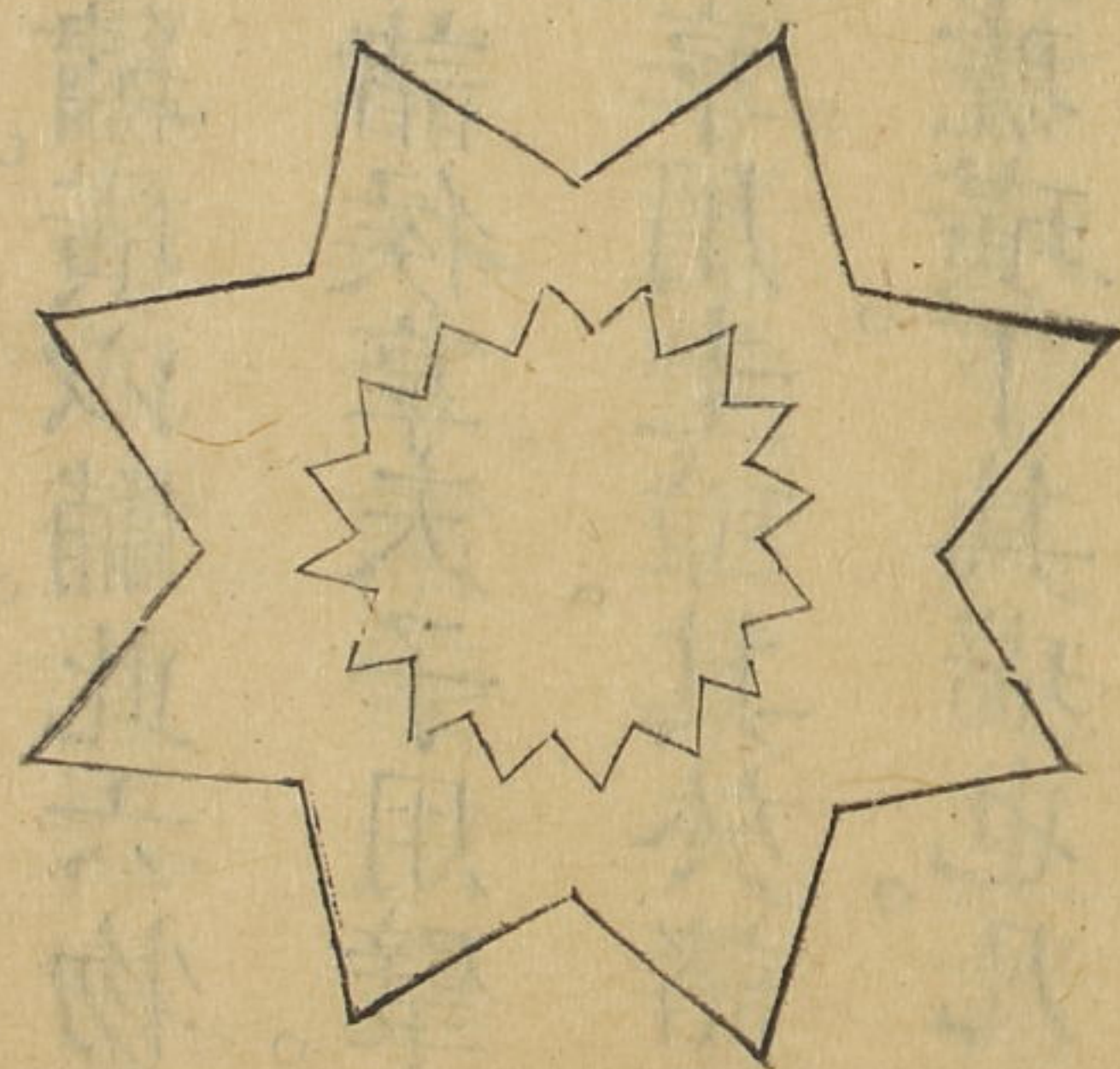
璪璋



璪璧



璪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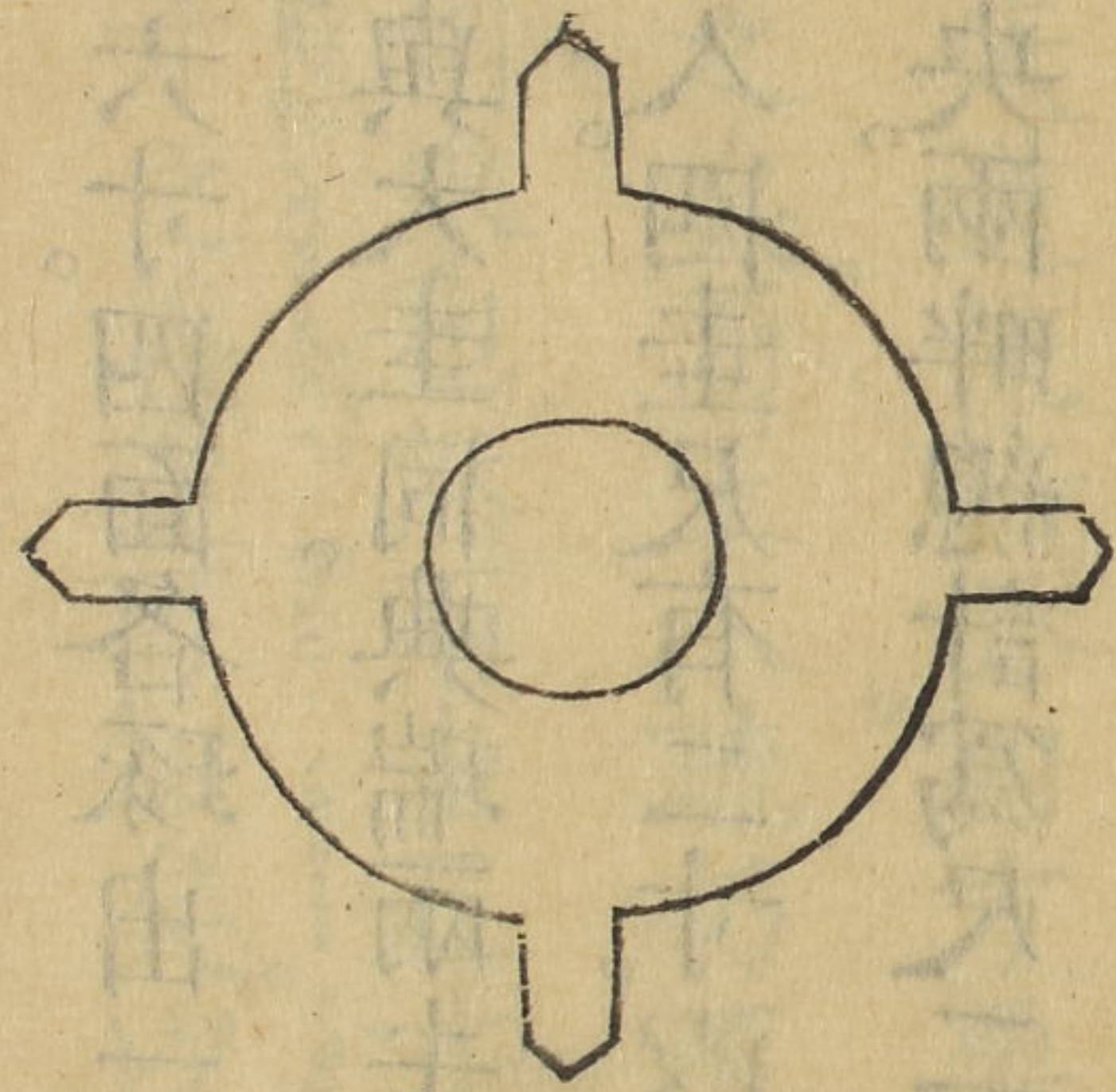


典瑞曰。瑑圭璋璧琮以覲聘。玉人曰。瑑圭璋八寸。又曰。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鄭康成曰。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二王之後享用圭璋。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使卿大夫覲聘。亦如之。史記樂書曰。情好珍善。爲之瑑磨圭璧。以通其意。蓋

玉有朝覲之玉。有覲聘之玉。有享獻之玉。禮於朝覲之玉。言其所瑑。桓躬信穀蒲是也。覲聘之玉。言瑑而已。瑑圭璋璧琮以覲聘是也。若夫享獻之玉。諸侯以享天子則不瑑。玉人謂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是也。諸侯以享夫人則瑑。玉人謂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是也。覲禮。侯氏覲天子。三享皆束帛加璧。禮器曰。束帛加璧。尊德也。郊特牲曰。束帛加璧。往德也。夫諸侯相朝而享夫人以琮。聘卿亦享夫人以琮。則諸侯享后亦必以琮。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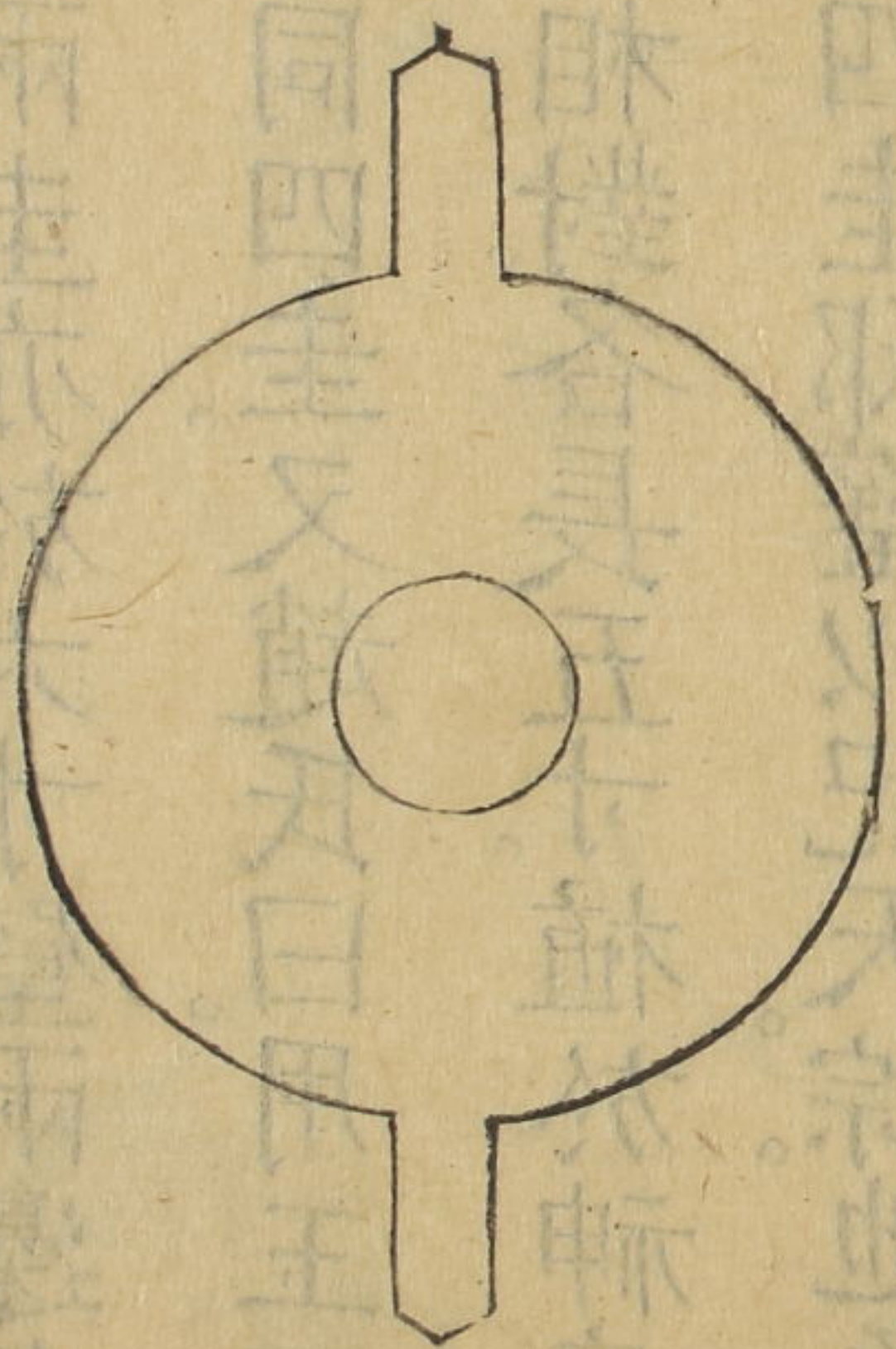
侯享王以璧。聘卿享君亦以璧。則諸侯相享亦必以璧。
玉人言璧琮以享天子。則后舉矣。言瑑琮享夫人。則璧
舉矣。

四圭有邸



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注。鄭司農曰。於中央爲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疏云。用一大玉。琢中央爲璧形。亦肉倍好。徑六寸。四面各琢出一圭。長各尺二寸。合邸六寸。總三尺。與大圭同。典瑞兩圭疏。四圭亦兩足各相對。考工記玉人。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疏。此尺二寸者。未知璧在中央。兩畔總計爲尺二寸。未知除璧之外。兩畔之圭各尺二寸。仍未審以璧爲邸。邸徑幾許。不可考也。聶氏崇義曰。四圭亦博三寸厚寸。賈謂與大圭長三尺同。然或玉不及尺度。不妨用六寸璧爲邸。四面各琢出一圭。各長三寸。以合鎮圭尺有二寸之制。鄭氏鶚曰。用四圭者。象天道流行於四方。要之四圭之制。莫考。典瑞疏說似近之矣。而玉人疏仍不敢決者。蓋禮文莫考。疑信不得不相參也。然兩圭五寸。旣以琢出之數言。則四圭尺有二寸之義。從可知矣。以六寸之邸合大圭三尺。理或有然。若琢出三寸說。未免武斷。

兩圭有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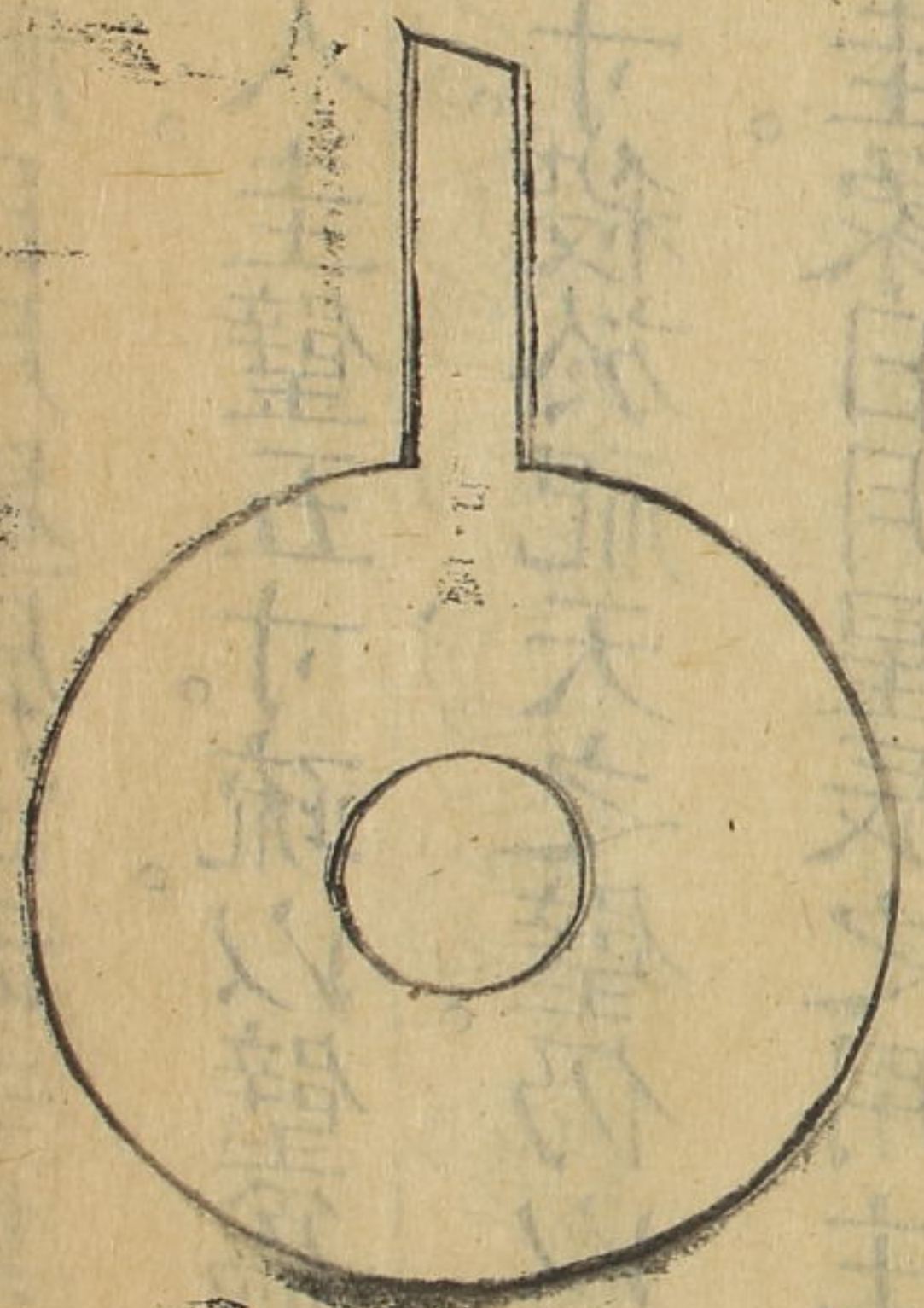
案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注兩圭以象地數二也。僛而同邸考工記玉人兩圭五寸有邸疏亦一玉俱成又聶氏崇義曰兩圭亦於六寸璧兩邊各琢出一圭俱長二寸半博厚同四圭又趙氏曰用玉琢成方琮於琮兩旁琢出兩圭相對各長五寸植於神座前陳氏祥道曰璧天象也故四圭邸璧以祀天琮地象也則兩圭當邸琮以祀地日月星辰天類也故一圭邸璧山川地類也則當一璋邸琮謂地與山川皆邸璧非也其說如存之以備參。

此但諸圖邸皆作璧因四圭注中央爲璧之說也陳說

圭 璧



璋 邸 射



金定居官事正 卷五
三
典瑞圭璧以祀日月星辰注云圭其邸爲璧取殺於上帝考工記玉人圭璧五寸疏以璧爲邸旁琢一圭易氏被曰圭制五寸殺於祀天之璧仍以象天數之中鄭氏鐸曰圭璧一圭象日月星辰之用主於一也有邸者象託體於天也又案典瑞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考工記玉人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餽注云璋有邸而射剡而出也素功無琢飾又聶氏崇義曰自邸嚮上邪卻之

牙璋



大璋



考工玉人云。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注曰。牙璋中璋皆有鉏牙。先言牙璋有文飾。疏謂牙璋文飾多。夫多者。少之對也。以巡守之大璋中璋準之。則牙璋文飾多。如九寸之大璋。中璋文飾少。如九寸之中璋也。但彼琢雲氣。此作齟牙文耳。要之文飾雖異。而其制同。故以一牙璋槩之。又案考工玉人。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天子以巡守。注謂大璋加文飾。中璋殺文飾。邊璋半文飾。韡氏以文飾爲琢雲氣。又玉人大璋。諸侯以聘女。此大璋。注謂如邊璋七寸。刻四寸。韡氏則謂遍體琢雲氣。如巡守之大璋。四璋尺寸琢飾不同。而其制則一。故不多載。

